

裘毓磨著

清代軼聞

中華書局印行

空前之
大雜誌

大 中 華

月刊一冊約二百餘頁定價四角
全年十二冊四元郵費每冊四分

(撰述主任) 梁任公先生

(撰述員) 王寵惠 范源廉 湯明水 吳貫因 藍公武

梁啟勳 林紓 等數十人

(內容) 研究政治上、軍事上、種種問題、論述世界大勢、

及各國國情、尤注意此次歐洲戰事、輸入各種知識、插

圖極豐富、每冊約數十幅、

(形式) 大本洋裝、紙張潔白堅韌、梁先生文用三號字、

餘用四號字、注意處用二號字、行款疏朗、極其醒目、

清代軼聞目錄
卷三

宮闈祕史

昌壽公主

豫王妃孀姝劉三秀傳

太后下嫁

納蘭后爲尼

西太后軼聞

清宮選秀女

熱河行宮之寶藏

珍妃墜井

記南京何尙書語

目錄

圓明園二則

董妃董小宛說

孝賢皇后之死

德宗晏駕異聞

文宗密諭

記回部香妃

奕劻力請宣統兼祧德宗

孝貞之暴薨

記珍妃殉國事

719
I246.1
81
:2



3 2167 8629 7

清代軼聞

立大阿哥之原因

頤和園之來歷

清宮大賄賂場

固倫公主

隆科多之獲罪

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書

雍正時巡察之嚴一

清宮詞

翁常熟去官之遠因

大法船

記滿洲姑奶奶

年羹堯擁立世宗功

清世宗殺隆科多之詔書

清代骨肉之慘禍

雍正時巡察之嚴二

卷四

外交小史

倭文端阻開同文館

清中葉之外交觀

安維峻劾李文忠疏

恰克圖條約之怪誕

英使覲見清高宗行叩頭禮

廓爾喀始終入貢

哲孟雄之幸存

清流黨之外交觀

記聖路易賽會副監督

李春來朱桂珍之獄

鴉片戰爭之結果

赫承先求應鄉試

越南進貢表文

卷五

文苑雜錄

京師大學堂沿革略

目錄

英人代緬甸入貢

中俄密約之真相

記清流黨

出使笑話九則

中國赴聖路易賽品

新加坡之記念詔書

琉球官生留學國子監

朝鮮人入仕中國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會文正得俞蔭甫卷

清代軼聞

天南遯叟

白門新柳

機聲燈影圖

毛西河逸事

謝金圃憐才愛士

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園

記彭元瑞

龔定菴軼事

記樊樊山查辦貽穀案

饒文端少時之貧

袁子才江賦

高江村結歡內侍

詩人得意

華十五傳

難倒彭元瑞

衡文巨眼

汪容甫逸事

毛西河女弟子

汪容甫之怪誕

龔半倫傳

記樊樊山

畢秋帆

記高江村

郭南華劾高士奇疏

藝林名句

餓餒狀元

賦梅釋雲

索明二相博古

王湘綺輓張文襄聯

青躬道人

批刺

逸老堂對

趙秋谷

拂水山莊

吳山尊夫人贈行詩

張文襄設廣雅書院

目錄

東里奇句

除夜覘士

燕京元夜詞

張文襄壽文

廿八字易百金

梧桐花

虎丘題詩

進士不讀史記

管杏花

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

汪柳門軼事

龔定菴逸事

五

清代軼聞

潘文恭之幼慧

林文忠聯語

書杭世駿遺事

贖命詞

李申着少時博學

煙波釣徒

吳梅村有難言之隱

一隊夷齊下首陽

甌北控詞

妙判

杭蘆浦負謝山於死後

蔡乃煌以詩鐘得缺

紀齊召南宗伯

樊榭山電遞詩鐘

文字之獄

異才子

蔣苕生刺陳眉公詩

黃摩西序錢牧齋文

蒙古狀元

懲矯

記毛西河

修明史

杭世駿逸事

科舉時代之苦況

浦松齡科學談

割裂題

墨派濫調

張船山善謔

目錄

七

清代軼聞

八

清代軼聞 卷三

宮闈祕史

昌壽公主

昌壽公主。恭忠親王女。幼慧。慈禧蓄之宮中。爲養女。額駙某。幼學早故。公主恆出入禁闈。頗有匡正。某歲。慈禧製一豔色衣。喜甚。謂近侍不可令公主知。公主已前知。一日從容言。曾在某處。見某色材織顏色俱絕。擬製衣進御。以非祖制。遂罷。慈禧默然。退謂左右曰。曾令爾等勿使知。使非多言。公主寧得作此語耶。德宗御極。恭邸家人殊嫉之。公主顧大局。時左右德宗。廣州將軍長善。與恭邸姻婭。其中女選入宮。爲瑾珍二妃。故擁護倍力。德宗不廢帝位。公主與有力焉。戊申。兩宮上賓。分左右。陳屍殿中。未大殮。清制。帝后屍大殮前。陳屍板牀。去地至近。時王大臣辦大喪。殿空無人。屍外僅設雙燭。公主適見之。詔載禮。至謂曰。爾今日幸矣。子爲帝。爾攝政。云胡不幸。大

喪在目。近侍臣工以百數。無一人承殿中事。儻有差咎。孰任之。豈兩宮與爾薄耶。裕氏女學於法。雅善文字語言。慈禧留宮中爲舌人。備顧問。公主與游好。因稍習外事。述陳慈禧故西安回鑾後。常見各公使及夫人。從容筵讌。無獨尊之意。公主及裕女之力也。

圓明園一則

前清圓明園。經始於雍正。告成於乾隆。閎敞壯麗冠中國。清制宮中祖制嚴。興居有時。飲食服御有常度。各帝恆以爲苦。間巡幸熱河。稍事遊宴。林清變後。則罕幸熱河。而常駐園。后妃皇子悉侍焉。咸豐末年。英法聯軍入京。內閣中書龔自珍之子龔鞏。祚導之。放火燬園。同治初元。金陵新克。洪秀全敗死。張洛行賴汝光先後斃。內外欣欣。交頌中興。獻媚臣工。思導之爲逸樂。於是重建圓明園之議起。時外國交涉日棘。手庫無儲蓄。諫言不行。恭忠王坦然力爭之。一旦詣宮門請見。穆宗問曰。亦來諫阻建園乎。朕志久決。且朕居彼。與爾等討論國是。亦甚善。恭王叩頭言。當今內患雖平。

外難日亟。庫藏無存蓄。圓明園憲純兩廟所修。當時財力遠過今日。且純廟諭旨。後世子孫。勿得踵事增華。今建園簡陋。無以備翠輦之臨幸。復舊則國幣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緩便。穆宗默然。良久臥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歷數祖宗所以訓儉者。賴文祥等從中斡旋。得無事。

圓明園每當新歲。設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肆。凡民間日用諸器物皆備。卽攜小筐賣瓜子皆具焉。店夥皆內監爲之。帝步行周衢。閒顧之以爲樂。茶館談笑。飯肆高叫點菜。帝至前不必避也。其古玩由崇文門監督。先期於外城各肆採擇。交入列明數目價值。各大臣至園。則爭相擇購。如琉璃廠之火神廟市也。其訂價給值。一如外肆。購去者則列冊還其值。存者俟市畢。還於原主。園中執事諸官役。皆得集於飯肆。其走堂選自外肆。以聲音洪亮。應對純熟者充之。嘉慶四年。此例停止。買賣街猶存焉。比遭變。遺址多沒矣。

豫王妃孀姝劉三秀傳

劉氏小字三秀。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賡。虞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干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卽自粧束。父教之書。目了了。捉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爲筆札。朗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髻。嬌豔動人。鄉里稱爲國色。性明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摒擋家政。過於健婦。兩兄亦善視之。奇於擇壻。十四歲猶未問字也。邑有黃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籌持算。所積愈豐。儼然爲一邑之首富。固胸無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於陳而亡。年四十無子。謀娶劉氏爲繼室。遣媒妁致意賡虞。賡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賡虞固執不可。未幾。賡虞應募往山左。適訛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江浙。採民女。婚嫁者一夕數百。肇周乘訛言時。嫁妹於黃。賡虞回家。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於冊。急切不能得壻。因黃前有成言。故歸之也。賡虞無可如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恆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之曰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游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

其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造令推。山人沉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臺垣。有執政王家象氣。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卽貴。已而推黃。則搖首曰。此如病膈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啖不得。縱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鬨然。咸笑其妄。黃五十而無子。肇周子七。常育於黃家。意蓋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狠。喜與無賴遊。劉責之不聽。劉字珍於直塘錢氏。而招贅焉。意蓋因七不肖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怒逐之。會黃死。七斬衰號於柩前。欲公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擗之門外。七大呼曰。吾必有以報仇。越數日。七果引盜來劫。幸先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於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叛。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爲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妹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掠婦女置於中。旋奉命寇粵。令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爲松江。實則爲婦女計也。

七方投旗下爲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於守將。守將以爲然。乃命偏裨率兵五百。以七爲鄉導。時劉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媪整理細事件件俱畢。素服淡粧。坐而待日。俄而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啟倉廩空。啟窖藏空。啟衣箱亦空。裨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於火光中。望見劉貌。曰。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擄劉氏而去。張媪從之。蓋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縱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於烈焰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美。不敢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本旗發遣。婦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至。羣聚馬柵中。馬糞熏人。一息難處。劉忍痛雜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日而滿州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鬢簪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柵。嫗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

擇當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嫗上下睨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膚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窳。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媪痛哭曰。入此萬無見珍時。我亦命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誠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洎睫暈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寡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嚶嚶如嬌鶯。嚙樹。俄以首觸柱。硃然有聲。滿嫗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鬢髻盡解。髮長委地。光黑漆。王憐霜。

之命。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已寢以安之。朝夕進葷飲糜粥。糖如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媪憂之。私語滿嫗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也。滿嫗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疊罹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中言七獸肆毒。峻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望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煢煢嫠婦。現已密製衽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復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拗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威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瞧類耳。珍覆書。始慰以

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諫宜所不爲。矧釋昔年龍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未則告以房燬無歸。婿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發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沈吟久之。忽愜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媪火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訃至。設位中堂。按滿清制。本旂婦女竈下者。例合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媪語媪。媪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雷淡治若仙。飄目時光恰兩射。王曰。此非觸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媪。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媪侍劉愈謹。啟事輒跪。未幾。王賜劉滿清服各一箱。越日。又賜襪十筋。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三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錠各一盤。滿媪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叩謝。

劉惟偃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卽已。滿嫗殊訝之。私謂張媪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尙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何哉。媪曰。此何得謂抗。劉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陳。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爲賜。旣宣命。張媪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嫗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卽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卽冊立爲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劉顧嫗。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卽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恭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嬪風。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

主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闔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犒之。衆皆感悅。有貂蟻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賫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思。彌切。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既盡生者之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旂者。須加禮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寧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爲歡。既而滿嫗奉茶至。皆跪進。稱舅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及頤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既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

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謁。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王檄中丞。召醫珍視。或言溼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闕未畢。卽啐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附耳語王曰。我病姪耳。羣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體果安。乃就道。抵京。陛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尙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旂婦劉。現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侵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適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福晉鎮國奉國將軍妻也。晉夫金)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回。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闈國學錄科試牘。劉得徧視諸卷。則其壻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違劉誡。不入

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堃者。我壻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雋。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即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袖。首珠額翠。翹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遂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借之還。錢遂偕行。半途仲死。護櫬歸。卽攜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戚然。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氏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悵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泖。爲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疇野水。黃兆域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塚。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七年薨。時歲

已週甲。康熙癸丑。張媪以年老南歸。爲述其顛末如此。過墟志一書。誌其事最詳。

董妃董小宛說

賓退隨筆云。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感甚。遁五臺爲僧。語甚明顯。論者向無異詞。獨董妃卽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則冒鶴亭廣生辨之甚力。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不願爲他人奪也。

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屢點董字。南望倉舒瓚。掩面增悽惻。蓋董妃生一子。先妃死。故云。（三國志魏鄭哀王沖傳。字倉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及亡。哀甚。）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埽七佛壇。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竇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條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竟未動。言帝實未崩也。又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

了彼清淨理。又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嘗崩御也。陳迦陵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言董妃也。曰玉匣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董妃卒後半月。而世祖遂以大喪告天下也。

聖祖四幸五臺。前三次皆省觀世祖。每至必屏侍從。獨造高峯叩謁。末次則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涼山詩云。又到清涼境。巉巖卷復垂。勞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芳節。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所感固甚深矣。

冒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辭序云。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交儷者九年。至辛卯獻歲二日長逝。張公亮明弼董小宛傳云。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於北兵。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州姓稱董鄂氏。辟疆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哉。

辟疆影梅庵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一飲食之細。一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

宛病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僅於哀辭中有云。今幽房告成。素旒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南阡。數語而已。未足信據也。憶語云。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籤於關聖帝君前。壬午得籤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信音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卜於虎邱關帝廟前。願以終身事余。又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時友人在坐曰。吾嘗爲爾二人合卜於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乃後卒滿其願。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按小宛若以病歿。則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之語也。

最後一則云。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限韻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勑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噉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又云。姬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之去。匿之幸脫。其人尙信信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

咸來先告哉。按此當是實事。諱以爲夢耳。憶語止於此。以後蓋不敢見諸文字也。
梅村題董小宛像詩。第七首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黃過渡頭。鈿合金釵薄棄。
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也。第八首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
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真病歿。則侯門作何解耶。豈有人家
姬人之墓。謂其深阻侯門者乎。

又題董君畫扇詩。列題像詩後。卽按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詞意甚明。編詩時具
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合子。
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愧對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
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向讀梅村此詩。多
謂爲梅村自傷之作。詞意多不可通。無寧謂指小宛之爲近也。

龔芝麓題影梅庵憶語賀新郎詞下闕云。碧海青天何恨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橫日
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展。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

書黃犬。破鏡堪展。皆生別語。非慰悼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證佐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鶴亭爲水繪園舊主。必欲訟辨。未必能勝耳。參觀王夢阮著紅樓夢索隱提要。董小宛之卽爲董妃。益無復疑義矣。

太后下嫁

清孝莊皇后。世祖之皇太后也。世祖旣陟尊位。皇叔父睿親王攝政。太后下嫁睿親王。以國母之尊。竟以嫂嫁叔。不以爲嫌。蓋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也。順治間。禮部舊案。有國母下嫁禮儀。請旨奏章。順治三年後。羣臣上奏。皆稱皇父攝政王。與皇上字樣並列。宣統間。內閣清理舊牘。贛縣陳任中仲騫得順治時殿試策一本。頌聖處先頌皇父攝政王。在皇上之前。並雙擡寫。余曾見之。攝政王歸政後。以罪被廢。太后出居睿親王府。至康熙二十三年殂。雍正五年葬昭西陵。不合葬太宗。微示絕於太宗之意。仍稱陵者。以世祖所生也。碑文有云。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動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遙。母宜從子。可謂善於著筆矣。

孝賢皇后之死

高宗孝賢皇后。傳文忠公恆之妹也。相傳傳恆夫人。與高宗通。后屢反目。高宗積不能平。南巡還至直隸境。同宿御舟中。偶論及舊事。后諄讓備至。高宗大怒。逼之墜水。還京後以病殂。告終覺疚心。謚后號孝賢。一夜坐便殿。召學士汪由敦。縷述孝賢皇后遺事。使撰入碑文。由敦奉勅撰成。文甚美。中有云。憶昔宮庭相對之日。適當慧賢定謚之初。后忽哽咽以陳詞。朕爲歎歔而聳聽。謂兩言之徵信。傳奕禩以流芳。念百行以孝爲先。而四德惟賢兼備。倘易名於他日。期紀實於平生。詎知疇昔所云。果作後來之讖。在皇后貽芳圖史。洵乎克踐前言。乃朕躬稽古右文。竟亦如酬夙諾。興懷及此。悲慟如何。若徒誦文詞。可謂情愛諄摯者矣。

納蘭后爲尼

高宗第二后爲納蘭氏。後廢爲尼。居杭州某寺。廢時無明詔。后卒。滿人御史某疏請仍以后禮葬。不許。詔曰。無髮之人。豈可母儀天下哉。嘉慶五年。始改從后禮。惟儀節

稍貶損。

德宗晏駕異聞

德宗天表靜穆。廣額豐下。於法當壽。穎悟好學。有以聖學叩翁師。傳者。則以魯鈍對。蓋知太后忌之。不敢質言也。上素儉。衣皆經澣濯縫紉。聲色狗馬之好。泊如也。孝欽嗜梨園曲。上不能不預。或傳上善撾鼓。事亦無徵。畏太后甚。上本日吃。遇責問。益戰栗不能發語。歸自西安。尤養晦不問事。寄位而已。左右侍闈。俱易以長信心腹。上枯坐無聊。日盤辟一室。戊申秋。突傳聖躬不豫。徵京外名醫雜治之。請脈時。上以雙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別紙書病狀陳案間。或有所聞。輒大怒。或指爲虛損。則尤怒。入診者僉云。六脈平和。無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檐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爍爍照庭宇。至東南而隕。都市喧傳。紫微星墮。羣訝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侍班官先集於薰風閣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闈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爲拜跪計。須臾。

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牀。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太后病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尚書溥良。自東陵覆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陛辭。太后就上於瀛臺。猶召二臣入見。數語而退。太后神殊憊。上顏色黯澹。十八日。慶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陰視壽宮。三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衛。稽出入。伺察非常。諸閹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宮中傳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於寢宮。不知何時氣絕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長歎而已。以吉祥轎昇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吉祥轎者。似御輦而長。專備載大行。若古之輜輶車也。皇后被髮。羣閹執香哭隨之。甫至乾清宮。有侍閹馳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諸閹踉蹌回西苑。李連英睹帝屍委殿中。意良不忍。語小閹曰。盍先殮乎。乃草草舉而納諸梓宮。時禮臣持殮祭儀。注入東華門。門者拒不納。迨回部具文書來。乃入乾清門。則殮事久畢矣。故事。皇帝即位數年。卽營壽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無敢議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倫卜地。西陵附近。

舊有絕龍峪。孝欽曾指以賜醇賢親王爲園寢。嗣乃置之。至是倉卒擇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龍。有謂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於數終。似不祥。遂定名金龍。上尊號曰崇陵。次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宮於去陵六里之梁格莊暫安殿。以時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崩。

西太后軼聞

孝欽后爲葉赫那拉氏。天命朝。清兵定葉赫。頗行威屠戮。男丁罕免者。部長布揚古。臨沒憤言曰。吾子孫雖存一女子。亦必覆滿洲。以此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孝欽父在任湖南副將。卒於官。姊妹歸喪。貧甚。幾不能辦裝。舟過青江浦時。吳勤惠公棠宰清江。適有故人官副將者。喪舟亦蟻河畔。勤惠致賻三百兩。(或傳二千兩非也。)將命者悞送孝欽舟。覆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聞舟中爲滿洲閨秀。入京選秀女。安知非貴人。姑結好焉。於公或有利。勤惠從之。且登舟行弔。孝欽感之甚。以名刺置奩具中。語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無忘此令也。既而孝欽得入宮。被寵幸。誕穆

宗妹亦爲醇賢親王福晉。誕德宗。孝欽垂簾日。勤憲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數年督四川。勤惠實無他材能。言官屢劾之。皆不聽。歿於位。易名曰憲。猶志前事也。或傳副將營繫獄。孝欽以眷屬入視。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見。太后詢獄中情狀甚悉云。孝欽年七十餘。望之如四十許人。髮無一莖白者。聞同治年間李閣連英會得大何首烏。獻於孝欽。蒸製不如法。融化類粥糜。併汁啜之。相傳千年何首烏。九蒸九曬服之。能延年也。

文宗密諭

清文宗在熱河。臨危之際。密授硃諭一紙與慈安后。謂某如恃子爲帝。驕縱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慄慄危懼。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幾於無微不至。如是者數年。慈安以爲其心無他矣。後慈安嬰小疾。數日。太醫進方不甚效。遂不服藥。竟愈。忽見慈禧左臂纏帛。詫之。慈禧曰。前日獲汗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盡心耳。慈安大傷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

先皇帝何爲尙疑汝哉。遂取密諭。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漸放肆。語多不遜。事事專權。不與慈安協商。慈安始大悔。然已無及矣。光緒二年春夏間。京師忽傳慈禧大病。不數日。聞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醫院以不對症之藥致死之。喪儀甚草草。二十七日後。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進御者仍常服。國母之喪如此。誠亙古未有也。

清宮選秀女

恬庵語牘云。咸豐三年正月。粵軍發漢陽。沿江東下。復九江安慶。破江寧。建都於此。分兵北攻河南直隸。京津震動。昕夕戒嚴。是時清廷值憂勞。旰食之餘。忽下遴選秀女之詔。八旗驍騎校某有女某。亦名列籍中。女識文字。工針黹。女紅之暇。聚鄰童以課字。籍謀升斗。以供菽水歡。至是慟哭別父母。隨衆往坤寧宮門外。排班候駕。自朝至於日中。晨車駕久不至。諸女來自民間。驟覩禁衛森嚴。頗形惶恐。加以鵠立久。饑渴竟日。荏苒難支。一時間歔歔聲與嗟怨聲。雜遝並作。守者怒叱曰。少選駕卽至。慎

母哭泣。致上怒。以取鞭扑也。諸女聞之。益戰栗無人色。女奮然起。排衆直前曰。我輩離父母。絕骨肉。以入宮禁。果當選。卽幽閉終身。無異囚奴。父母鞠育之恩。生離死別。祇此須臾。人孰無情。何能忍。吾且不畏死。況鞭扑耶。矧粵軍起田隴間。不數年。悉長江而有之。今遂入金陵。天下去大半矣。吾主不知求將帥之臣。以謀戰守而保大業。徒知戀情女色。強攫良家女。幽之宮禁之中。使其終身不復覩天日。以縱一己之欲。而棄宗社於不顧。所謂英主者。固如是乎。吾且不畏死。況鞭扑耶。守者大驚。方爭持間。而御輦已近前。因縛之。牽至清主前。請罪。不屈。抑之跪。不跪。清主問其故。女侃侃奏如前言。清主曰。奇女子也。值某邸新喪偶。以女指婚之。悉放所選。諸秀女還其家。

記回部香妃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或有稱其美於中土者。高宗純皇帝聞之。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陛辭。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

窮其異。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戕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之。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汝汝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諱其侶。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衲衣中尙有如此刃者數十。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語白上。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復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怠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昕夕不離側。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潸然泣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今其地尙無恙也。時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終不肯自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其

鄉里乎。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園丘大祀。上先期赴齋宮。太后矚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鑄宮門。雖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閒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眞贅旒。無寧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太后命。引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殮。以妃禮葬之。

舊史氏曰。吾讀亡國之史。至於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小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卽孟昶宮人費氏賦詩見志。慨國無男。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巽辭自解。潛祀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訓也。（今世所祀張

仙起於宋世。本花藥夫人。在宮中潛祀孟昶。一日藝祖見而問之。則詭以張仙對。謂婦人祀此像者。可以生男。藝祖乃釋然。宋人說部中。多載其事。嗚乎。孰謂域外遠夷巾幗中。乃有荆軻豫讓其人耶。錢牧齋龔芝麓之徒。可以媿死矣。

熱河行宮之寶藏

清帝耽安逸。多離宮。冬春居大內。夏處熱河。秋處奉天。平時處圓明園。園去城遠。駐園中。閣員奉事者。夜半起乘騎。達園。鷄猶未鳴耳。閣臣省其事。具奏。奉諭畢。閣員馳回城。日尙未午。後園焜。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熱河。設滿員駐守之。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翠玉。枝上百餘桃。纍纍下垂。盡紅緞洗也。每桃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圖。悉玉製。肉色鬚髮袍靴。大越數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則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略露。有雲譎波詭頰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祕戲圖。手按人物皆動。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土木。慈禧思移熱河行宮物入大內。共載一百八十巨車。計二萬數千具。

入京師。熱河藏弄。自後半入內廷。嗚呼。中國美術文藝。固印度羅馬匹也。國粹所在。藏於何有。安得建博物院。出寶藏實之。俾中外得觀感興起。閱資留中央。爲教育費。一舉兩善。而乃違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意大利每年得游覽古物資五六千萬金）

奕劻力請宣統兼祧德宗

光緒戊申夏間。德宗已寢疾。詔徵國內名醫。其疾時盛時退。至九月間。而孝欽亦驟患痢疾。后體素堅實。初尙不以爲意。久益委頓。乃命奕劻察視。普陀峪吉地。普陀峪者。后預備陵地也。奕劻去京師之二日。忽傳德宗疾大漸。遂傳旨令奕劻返。定大計。立溥儀爲大阿哥。以載灃監國。攝行政事。傳聞是日。奕劻返京。后命草詔。立溥儀爲大阿哥。承繼穆宗。奕劻請於詔書中加兼祧皇帝一語。后不應。有怒容。奕劻跪請。至再。乃領之。遂於詔書中加承繼穆宗。並兼祧大行皇帝一語。隆裕太后深德奕劻。故後雖載灃載澤極力擠之不能動。則隆裕擁衛之力也。

珍妃墜井

清德宗有二妃曰瑾曰珍。瑾妃性婉變而珍妃急切。時宮中懽索無藝。凡問安聽劇賞物悉有費。二妃本姊妹。德宗寵瑾妃。時津貼之。珍妃不能耐。一日叩慈禧宮。極陳宮中使用鉅種擾害。語意偶侵內監。及拳匪事起。七月二十日夜。詔見軍機畢。兩宮暨后妃易微服將行。慈禧謂珍妃曰。予將率爾行。拳衆如蟻。土匪漸起。爾年尙韶稚。其實二妃年相若。誠莫知所謂。倘遭汚。莫如死。時宮中擾擾。內監總管崔某遽牽珍妃。氈裹推諸井。次年回鑾。崔猶充內監總管。慈禧愴然曰。予嚮言珍妃遭亂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一時之言。而崔某遽墮之井。予今見崔某。輒心忤忤動。時外間傳言宮中常見鬼。非也。因謫崔。調李蓮英爲內監總管。戊申慈禧死。李蓮英出宮。崔求內用。監國載灃曰。崔某係太后宸斷。屏斥遠處。今大喪在殯。予不忍召還。崔某自省其愆可矣。事遂寢。

孝貞之暴薨

述蕃秘錄云。光緒庚寅冬。慈禧病。御醫診無效。詔各省督撫進良醫。直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進。故事。兩宮坐朝。東西位南向。慈禧既病數月。孝貞后獨視朝。辛亥春。三月十日晨。召見軍機。(王大臣在樞府者。恭親王。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御容和怡無疾色。但兩頰微赤。軍機退。午後四鐘。內廷忽傳孝貞崩。命樞府諸人速進。向例。帝后疾。傳御醫。先詔軍機。悉其事。醫方藥劑。悉由軍機檢視。時去退直五小時。宮廷暴變。諸臣皆大驚。抵宮。見孝貞已小斂。而慈禧坐矮凳。言東后向無病。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諸臣仰慰頓首。出議喪事。曩時后妃薨。卽傳戚屬入內瞻視。後小殮。歷朝以爲常。孝貞薨。椒房無預其事者。衆咸歎爲創聞。

記南京何尙書語

圓明園。故雍正賜園。雍正多術智。聖祖深善之。囊橐壯麗。迄乾隆末而恢拓益備。下詔曰。後世子子孫孫勿得踵事增華。違朕此旨。嘉道咸三朝遵之。內容之美。較前尤

備夜光照乘之珠和鬩飛彩之玉。比比而有。故事帝在宮興居飲食有節度。秉燭而起。日跌而臥。有司監之。駐園則殊能自由。帝故每常游焉。咸豐某歲。南京何尙書當值圓明園。一日聞帝駕至。何率衆官冠服跽迎園外。見乘輿尙遠。忽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欹躬向衆而哂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語罷。舉鞭揚長而去。清制帝出。百官長跽迎送。是日何等皆跽。故形皆短絃。以蒙侏儒之誚。後訪知乘者。爲生皇子之貴妃。卽慈禧太后也。文宗時。爲四春築樓館於園中。（四春者漢女選入宮者）牡丹春所處尤閎麗。文宗崩。四春悉爲宮中杖斃。

記珍妃殉國事

庚子七月二十日。英軍陷京師。翌日聯軍繼之。兩宮黎明倉皇乘民車出德勝門。甫出門。白旗徧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綢衫。皇后大阿哥隨行。妃嬪罕從者。瀕行。太后命崔蘭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運門外）推墮井中。初珍妃聰慧得上心。幼時讀書家中。江西文廷式爲之師。頗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二人及第。妃

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遼東事急。廷式合朝臣聯銜上疏。請起恭親王主軍國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爲。上力請而用之。內監或搆蜚語。譖妃干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僅通飲食。妃兄禮部侍郎志銳。謫烏里雅蘇臺。上由是悒悒寡歡。聯軍入。日本軍護禁城。內庭晏然。乃出妃屍於井。淺葬京西田村。（朱學士祖謀。王給諫鵬運。賦落葉詞以紀其事。懽毓鼎學士亦賦詩云。金井一葉墮。淒涼瑤殿旁。殘枝未零落。映日有輝光。溝水空流恨。霓裳與斷腸。何如澤畔草。猶得宿鴛鴦。）

立大阿哥之原因

戊戌八月以後。內外藉藉。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造脈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惴懼。於是候選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西朝。請保護聖躬。雖奉嚴旨命捕元善。而非常之謀竟寢。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私第。大學士徐桐覬政地。綦切尙書啟秀。在樞廷與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學

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爲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寧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啟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啟去。戒闇者毋納。答二公至。闇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願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爲大阿哥。爲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承大統。則此舉爲有名矣。太后沈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於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部院尙書。於儀鑾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廷蘇拉且昌言曰。今日換皇上矣。迨詔下。乃立溥儀爲大阿哥也。康熙末年。諸皇子陰謀奪嫡。理密親王再立再廢。諸子各樹黨羽。互相傾軋。聖祖因此憂憤而殂。泰陵旣以智數登大寶。有鑒於前。遂垂永不建儲之諭。臣下有請者立斬。晚年金盒緘嗣皇帝名。藏正大光明匾。

上憑几末命。乃啟鏞傳遺詔立之。繼此傳爲家法。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緒戊寅。惠陵奉安。吏部主事吳可讀。在陵次疏言異日。今上有皇子。當後穆宗。草疏後卽仰藥死。懿旨下廷臣。卽當日所稱大禮議也。且予可讀卹贈。德宗儲貳久虛。至是乃立大阿哥。兼祧穆宗。以符前議。溥儁者。宣廟之曾孫。惇慎親王之孫。父爲端郡王。載漪。其時恭親王溥偉。貝子溥倫。次皆可當選。而載漪平日得太后歡心。故立其子。時溥儁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運門外卽青宮也。）闢弘德殿。命崇綺充師傅。召陝西陝安道高慶恩入京。與翰林院侍讀寶豐。崇壽俱授讀。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悅學。有所喜。二犬次日卽宣索入宮。識者早有以慮其不終。徐相是日適考校八旗官學。遽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題。蓋隱寓推戴之意云。

翁常熟去官之遠因

翁常熟去官。言人人殊。其實甲午戰後。慈眷尙隆。其失眷在丁酉秋冬之間。是年九

月間。有旨交戶部提款百萬。搭排雲殿彩柵。以萬壽期近也。(后生期十月初十日)常熟持不可。內務府某大臣。希后旨遽撥百萬與之。后意甚怒。逾月太后召見內府大臣時。尙申申譽常熟不置也。未幾常熟竟開缺。或謂爲剛毅所齟齬。南海所牽累。事誠有之。然其遠因實在於此。頤和園一彩柵之價。何致需百萬之鉅。緣排雲殿爲頤和園內之最宏廓之處。殿前方廣數十丈。以四大柱支柵。上用金線織成之緞。紫奇花異卉。珍禽奇獸。四周以金玉壽字相間絡繫。即使從實報銷。亦須三四十萬。宮中興作。以三成到工爲正例。此柵尤爲實用實銷也。清季宮闈之豪侈。實出人想像之外。然常熟世家恂謹。宦京多年。何以鋒銳暴露如此。蓋亦有激而然。甲午之後。常熟主戰。合肥主和。其事世人之所知也。戰敗乞和。常熟黨人頗以喪師失律咎合肥。合肥黨人謂戰敗乞和。由於海軍覆敗。由於籌備未周。連年海軍經費。竭大半助修頤和園。予則傷義。不予則傷恩。是以難也。當時事實本係如此。常熟無以難之。自是心中恆不直。孝欽所爲。其門人若文道希之徒。又慫恿之。是以有此急激之舉。一

念之萌。幾致殺身。然其心事則昭然可揭日月也。

頤和園之來歷

海禁既開。五口通商。當時上而朝臣。下而士庶。皆昧於外情。徒爲夷夏之辨。而無守禦之方。李鴻章所見高人一著。獨以興辦海軍爲急務。一時非者嗤之。忌者沮之。會清孝欽后欲起頤和園。而苦於籌款無術。鴻章乃使恭邸爲孝欽言。以興辦海軍名義。責各疆吏年撥定款。就中挪移十分之六七。園可起也。孝欽聞之大喜。用其言。北洋海軍卒底於成。甲午敗後。盡移各省所解海軍經費。以修頤和園。識者謂清廷荒奢。以海軍費爲宮室臺榭陂池之用。不知當時若無頤和園。卽無北洋海軍。甲午之役。雖欲求一敗。覬之海戰而不可得。鴻章獨能委曲籌畫。以求大業之必成。其苦心奇計。誠有足道者。又聞頤和園當年經費頗不貲。白玉石階級。每年一易。易後太監必椎而碎之。碎則更修。卽一龍舟。每年亦然。因工人被太監婪索。故工費一取輒萬。不爾亦不能成工。

大法船

宣統元年中元節。爲孝欽顯皇后恭造大法船一隻。長約十八丈。有奇。寬二丈。船上樓殿亭榭。陳設悉備。侍從篙工數十人。高與人等。皆衣眞衣。此外殿階陰森。神佛巍坐。旁立鬼判。狀極猙獰。中豎十丈高桅。懸一黃緞巨帆。上書普渡中元。無數紅蓮。圍繞船外。眞鉅製也。是日在東華門沙灘地方敬謹焚化。一時男婦老幼。諸集來觀。感歎之聲。不絕於耳。聞此項報銷亦數十萬云。

清宮大賄賂場

慈禧時。宮中賄賂風行。爲歷史罕見。皇帝每日問安一次。索賄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官眷苦之。家素封者。輒與津貼。貧瘠有因以致命者。近侍詞臣。及行省督撫。司道等。有進獻或賜饜觀劇悉納之。稱宮門費。清介無蓄積者。每不屑爲。南書房翰林。本內廷文學供奉。至清苦。且爲翰林高選。宮廷賞賚寶翰。及代擬應奉文字。內侍傳旨繳進。則文件與賄賂偕往。（此經手內監所得。）卽邀御賞。否則沈沒其物。恩眷

亦漸疎焉。太后生辰。王大臣督撫等。例進如意（督撫現任者有此制。開缺不能）及貢物。由內務府內監等遞進。甲午。剛毅入樞垣。製鐵花屏風十二面。進御。時中外饑獻多。太后年高。矚閱之。剛毅賂近侍。寘屏風宮中。御道側。輦駕過。內侍奏剛毅進屏風鐵花。殊精奇。老佛爺曾賞覽否。后命寘寢宮。剛毅自此眷遇益隆。

記滿洲姑奶奶

桐城吳藹航先生云。京師有諺語曰。鷄不啼。狗不咬。十八歲大姑娘滿街跑。蓋旗人家。族習慣。皆以未字之幼女爲尊。雖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稱之爲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謂姑奶奶者。頗得不規則之自由。凡南城外一帶茶樓酒館戲園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輩之衣香鬢影。雜遝於萬頭攢動之中。茲亦怪矣。每值新年。則有無量數紅男綠女。遊逛廠甸香廠白雲觀等處。而彼輩姑奶奶亦盛裝艷服。至茶棚中。男女雜坐。余嘗有竹枝詞云。狂且四面坐中央。目電頻加白面郎。還是名門還北里。教人納悶是新妝。自此詩喧傳都下。巡警廳卽諭令男女分座。予又有打油腔二絕云。隔座

嬌音喚吃茶。渴猶未解。眼先花。而今事事皆皮相。第一須生好腦瓜。警察巡邏也太勤。分棚男女座。須分目中各有陰陽電。空向情天激雨雲。於是警署又禁止婦女入茶座評茶。而一般五陵少年。卽亦作穿花胡蝶。依依裙帶間。恆有不文明之舉動。被警察所呵者。予又笑之以詩云。只恐狂蜂浪蝶多。安排警察去巡邏。指揮棍子迎頭擊。打散鴛鴦卻是他。此等事。凡其鐵鞋曾一踏春明者。已視爲司空見慣矣。而城內八旗中家資稍畜者。每日購買油鹽醬醋等物。亦皆驅遣姑奶奶輩。親至各商店交易。而男子從未有料理開門七字者。聞西后那拉氏垂髻時。雅好修飾。其父爲正黃旗參領。因事褫職。貧乏不能自存。惟與候補縣吳棠有金蘭誼。恆賴其周恤焉。時那拉氏髮初覆額。伶俐過人。因拜吳棠爲義父。欲其擲菓餌脂粉費。藉資河潤。吳棠果破慳囊。時爲乾女兒。點綴釵環衣履。故那拉氏每一出遊。道旁觀者皆喃喃作歡喜讚。謂天仙化身。不是過也。那拉氏恆攜菜筐。至東城某油鹽店購食物。店主某甲。恆以粗笨之手。戲挾其鼻。如是者習以爲常。不意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不數年那拉氏果被選入宮。俄而垂簾聽政。彼油鹽店之某甲。依然操貨殖生涯。那拉氏偶與其弟桂祥談家政時。詢及某甲。某甲聞之。竟墜井而死。全家遁逃。蓋恐其報復挾鼻時之夙恨也。嗚呼。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某甲死時。當自悔其粗笨之手。大不該闖下了滔天大禍也。吳棠後由知縣開府四川。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予友公佛前紀吳棠事。與此小有出入。蓋以告者之過也。余旅京最久。曾與某皇戚過訪那拉氏之故宅數次。某戚並指某油鹽店之舊址。諄諄告余以開元天寶遺事。故予於前清之野史。知之頗詳。且悉云。原按旗人男稱爺。女稱奶。乃極尊貴之名稱。亦有稱姑娘爲爺者。是雌而雄矣。但未字之女最尊。若出嫁後則又等閒視之。不知何故。或云幼女未字時。有作皇后太后之希望。是或然歟。

固倫公主

高宗幼女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坤子豐紳殷得。未嫁時。主常呼相爲丈人。一日上攜主遊買賣街。和時入直。在焉。售估衣者有大紅呢夾衣一領。主悅之。上因語主

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亟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主呼。和爲丈人。未知其故。主少時好衣冠。作男子狀。或因戲爲此稱耶。

年羹堯擁立世宗功

年大將軍羹堯。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飾三眼花翎。四團龍補。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賞四品頂戴。實爲近世所無。年旣位。極人臣。日漸驕邁。入京日。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領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無人臣禮。上皆優容之。蓋世宗之立。年實與有力焉。年挾擁戴功。驕益甚。世宗性猜忌。日夜思殺年。而年猶不悟。至書夕。惕朝乾爲朝惕。夕乾語。乃下詔。謂年意干指斥。逮年治罪焉。籍沒日。其家蓄婦女。舊包頭數篋。云欲作綿甲者。又有刀劍無算。命其交將印於岳威信時。年遲三日始付出。當時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歎曰。事不諧矣。始改就臣節。其降爲杭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年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尙如此。實清代

勳臣所未有也。余謂世宗陰鷲猜忌。御臣下尤寡恩。青海之役。戰功多出於岳鍾琪。年羹堯何所挾而敢驕橫如此。世宗亦何憚於年而竟優容懦弱如彼。觀世宗待岳鍾琪之嚴峻。與岳鍾琪之曲盡臣節。可知年非挾戰功而驕。當別有他故在也。及至治隆科多罪。必待田文鏡參揭而後發。尤足令人懷疑。世宗之立。果出於聖祖之本意。隆科多何功之有。以世宗之陰狠。隆科多又非巨奸。欲治其罪。則朝下詔書。夕對獄吏矣。何待疆臣參揭。始假詞治罪耶。當世宗繼承之際。其陰謀祕事。想多不可爲外人道者。而年隆必參與其中。祕密焉。觀世宗立後。諸王心多憤懣。累起反抗。年隆二人。前蒙奇遇。後遭嚴譴。其故可深長思矣。吾願修清史者。加之意焉。

隆科多之獲罪

鄭某者。紹興人。習法家言。人稱之爲鄭先生。田文鏡之開府河東也。羅而致之幕下。鄭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僅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爲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爲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爲。曰。吾將爲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

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藁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爲世宗元舅。頗有機幹。世宗之獲當璧。隆科多與有力焉。旣而恃功不法。驕恣日甚。上頗苦之。而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者。鄭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

清世宗殺隆科多之詔書

康熙倉卒駕崩。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世宗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爲孝懿皇后父。侈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尙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鈔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聖祖仁皇帝玉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注意）卽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中略）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曾帶七首。（注意）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

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中略）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下略）

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書

隆科多與年羹堯。以擁立世宗功。受世宗恩遇。迨議年羹堯罪狀。隆科多以與年同爲世宗重臣。深自疑懼。於年案多所徇庇。坐削去太保。革去尙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藩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

敘功次子富給男爵。迨雍正下詔誅年。諭曰：（上略）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破燬。傲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中略）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驚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均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罪十三。一二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

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旨逗留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下略）按自古僭越之臣。至操昭而極矣。然操昭當日。不過受丸錫晉王爵耳。以視羹堯之儼同敵體。僭用天子禮樂者。表面上操昭之恪守臣節。尙不可以道里計。漢獻曹髦之懦弱無能。深知天下大勢已去。猶不能強自抑制。累草密詔討賊。曾謂傑黠陰鷲之清世宗。能忍之於年羹堯乎。操昭手定大難。政由己出。國內知魏王晉王。不復知有天子。尙僞示恭順。以掩飾一時庸俗之耳目。曾謂操昭不能得之漢獻曹髦者。而年羹堯能得之於清世宗乎。吾願讀清史者。一深思其故也。

清代骨肉之慘禍

專制君主。家庭骨肉之慘變。無代無之。雖以周公旦之才。後世號爲聖人。猶不免有鷓鴣毀室。破斧缺斨之歎。然大義滅親。僅爲後人一偏之詞。使管蔡制勝。得先朱棣而興靖難之師。吾恐周公未必稱聖人也。然從古骨肉之間。自相屠戮。從未有如清代之慘者。康熙帝多子。皆秉其父梟雄之姿。故構禍尤烈。諸子以允禔爲最長。非嫡

出故不得立。允禔嫡而長。立爲太子。然允禔性乖戾。及帝晚年。見諸子互相搆煽。大有欲速之意。將效隋煬帝之所爲。帝覺之。目爲狂疾。廢之。而幽禁宮中。自是諸子益運動。繼嗣儲位。各植羽黨。蓄術士。結宦官。互相傾軋不已。初允禔之被逮也。允禔乘間言。皇八子允禩可立。帝素惡允禩。以爲陰險有異志。至是益疑其密布黨羽。希望嗣立。且疑允禔之狂疾。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允禔令蒙古喇嘛呪咀太子。用術厭魅狀。於是帝念儲位不定。必爲亂階。復立允禔。然允禔乖戾如故。仍廢黜禁錮。自是不復敢言建儲事。羣臣言者。輒疑其爲私黨罪之。至有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狂之語。深以爲一生憾事也。蓋其晚年。較漢武望思之心尤苦。而其處骨肉之間。亦極人世乖戾之境矣。及帝崩。彌留倉卒之間。允禔運動得遺命踐位。是爲雍正帝。帝性尤狠。與允禔允禩允禵允禴。故有嫌怨。至是以允禩有才難制。允禵等皆庸懦無能。乃姑封允禩爲親王。令與己同母弟允祥同理政務。而安置允禵於西寧。以孤其勢。允禩內不自安。頗懷怨望。允禵在西寧。密用歐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

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與允禩往來通訊。帝屢宣布其罪狀。於是允禩等益不平。對衆呪咀。帝爲文告廟。屏允禩允禔於宗籍之外。並勒令更名。尋幽禁允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移允禔回禁保定。改名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者。蓋滿洲語。比之於豬狗也。其慘待骨肉如此。已不知自居於何等。並拘允禩允禔。於是諸王及大臣窺帝意旨。交章論阿其那塞思黑罪狀。請殺之。帝佯爲遲回不決。惟反覆醜詆其罪狀。公布中外。未幾阿其那塞思黑先後死。蓋暗殺也。嗚呼。骨肉之禍。至此極矣。

雍正時邏察之嚴一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雲錦。早朝後歸邸舍。約友人作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徧覓不獲。遂罷而飲。一日蒙召對。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告。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葉還之。當時邏察之嚴如此。

雍正時邏察之嚴二

世宗卽位後。凡關防風憲衙門。多密遣親信邏察。以故臣下纖細之事。悉以上聞。世

所述軼事甚夥。以未見紀載不錄。海濱人物抄存稱天津周撫部人驥。雍正丁未進士。以禮部主事視學四川。三年操守潔。無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薦一僕甚勤敏。至任滿。數請先行。公曰。我卽日回京覆命。若當隨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命耳。公驚詢。乃曰。某實侍衛某也。特來伺公。公考試好。某將先期奏聞矣。公歸。果蒙褒旨。公弟人驥爲公立傳。叙其事甚詳。

清宮詞

峩峩長白映無垠。朱果祥徵佛庫倫。集慶星源三百載。覺羅禪亦衍雲祔。（滿洲發祥之始。肇自佛庫倫。佛浴於長白山下之布爾瑚里。有神鵲銜朱果。置其衣中。吞之而生子。名布庫倫雍順。是爲愛新覺羅氏。及入關定鼎。凡顯祖以下之本支。皆爲宗室。顯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孫。皆爲覺羅。凡皇子皇女及近支所生子女。每歲終。由宗人府記之於表。名曰星源集慶。次年正月。交入大內。每遇丁年。纂修玉牒一次。其私生子則不入屬籍。賜姓氏曰覺羅禪。）星火援師救女孫。蟲沙莽莽槍招魂。他年

大恨終當雪。古勒城邊戰壘存。（尼堪外蘭居蘇克蘇濟河部圖倫城。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遣將攻殺沙濟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之。阿太不令其妻出城。尼堪外蘭以計誘殺阿太。二祖均遇害。成梁屠城中人。其後太祖以七大恨誓師伐明。蓋以景祖顯祖爲成梁所戮也。）九輦四鳳禮尊崇。驕侈宜懲漢晉風。八角殿中遺訓在。天姬首重德言功。（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華風纖巧束雙纏。妙舞爭誇貼地蓮。何似珠宮垂厲禁。防微早在入關年。（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於神武門內。）七載金縢奉至尊。宮闈祕史那堪論。名姝來自句驪道。素旄淒涼喀喇屯。（睿忠親王娶高麗女二人。以出獵喀喇河屯。中途病卒。）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上六龍來。（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廉親王允禩子著。日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知遼荒之說。非無因。

也。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吳娃中歲譜離鸞。朱邸金尊進合歡。盛鬢豐容矜絕世。過墟一志未叢殘。過墟志一書。記豫通親王娶崑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具詳始末。秋獮行圍。重木蘭。柳條邊外地平寬。永安莽喀嘉名錫。博得高年大母歡。木蘭秋獮之制。昉自康熙。所以習武事。綏遠人也。行圍之地。爲喀爾沁。敖漢翁牛特諸部所屬地。康熙間。獻地一千三百餘里。四面編柳爲界。謂之柳條邊。聖祖曾奉皇祖母孝莊皇后至威遜格爾行圍。圍場分兩翼。東口首圍。名曰永安莽喀。西口首圍。名曰永安泮。聖祖親定嘉名。皆以漢語冠於滿語之上。永安取吉祥之義也。滿語沙岡爲莽喀。沙地爲泮。思子無臺異漢皇。皇孫終老鄭家莊。從今正大光明殿。御管親書禁匾藏。聖祖皇太子理密親王旣廢。其子弘皙始而禁錮。繼遷居西京鄭家莊。仍襲郡王。自康熙後。不立儲貳。默定繼體者之名。親書密鑄於正大光明匾中。迨末命時。始派大臣啟視。頒詔冊立。阿其那與塞思黑。煎豆燃箕苦不容。元武門前雙折翼。秦陵畢竟勝唐宗。阿其那塞思黑。世宗改其弟允禩允禔之

名也。黃教由來國俗崇。雍和潛邸闢離宮。須知我佛名歡喜。丈六金身色卽空。（雍和宮在北新橋之北。爲世宗潛邸。登極後。升爲宮。乾隆初。莊嚴法相。以喇嘛守之。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蓋從蒙古俗也。）鉅族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巒。（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嘗議復古衣冠制。不果行。）鐵牌請到自邯鄲。齋醮連旬詔設壇。步禱深宮家法在。木郎詞付近臣看。（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皇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即渥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凡三十餘句。以三四五七言爲句。類漢時郊祀樂章。孝欽皇后曾以示軍機大臣。）便宜發粟爲揚仁。嚴嫗何期白簡陳。鳳牘暫停溫詔下。中官宣進太夫人。（高宗奉孝聖皇后南巡。行至山東境。濟寧州顏希深以事他出。適地方急賑。其母夫人何氏。卽發倉粟予之。巡撫某以違制嚴劾。孝聖以其母爲賢。不加處分。召見何氏於舟次。賜以匾額。褒獎備至。會濟南府出缺。卽蒙超擢。不數年擢至河南巡撫。）拖牀碾出閱冰

嬉。走隊囊弓五色旗。黃幄居中奉慈輦。鬪幃貂座日舒遲。（每歲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所以習武行賞。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迅疾如飛。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爲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皇后。閱視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爲幄。如轎式然。八人推挽之。鬪幃貂座。見高宗御製冰牀聯句詩。）昆明湖水漾秋清。鷓鴣鷓浴晚晴。水獵罷時簫管進。珍筵紛錯啟慈寧。（淀園舊有水圍。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聖皇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踵行矣。）九老香山禮數殊。瑤華妙筆手親摹。臚歡八豔重開宴。畫苑能成第二圖。（乾隆辛巳。孝聖皇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職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爲貝子弘旻繪。迨孝聖八旬萬壽。仍宴香山。一爲文職九老。一爲武職九老。一爲致仕九老。仍分三班。命畫苑艾啟蒙作圖。）寧壽宮中萬象春。金川鐃吹凱歌新。慈顏醉穆天顏喜。抱見傳來卅六人。（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皇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

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爲歷來未有之盛典。瑤星坤極藹祥光。宮訓圖成十二章。歲歲春朝重展視。雲縑深護學詩堂。（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爲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姑夢蘭。徐妃直諫。許后奉案。曹妃重農。樊姬諫獵。馬后諫衣。西陵教蠶。姜后脫簪。太妃誨子。婕妤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見宮史聯句詩註。僅載十圖之目。餘二圖闕。）星竇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召倉舒。長秋從此傷薰落。雲黯纖阿返桂輿。（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爲孝賢皇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正大光明匾中。未幾薨。諡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爲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傷悼過甚。不數年崩。）列戟通侯十四人。外家恩澤古無倫。君王親誅河洲德。檢點禕箚倍愴神。（孝賢皇后事孝聖皇后。最得歡心。高宗稱其淑德爲古今之賢后。故待遇后族。貴寵無比。前後膺五等封爵者。富察氏凡十四人。孝賢崩後。御祭文字。哀婉沈摯。見於嘯亭雜錄。凡平日所御奩具衣物。不令撤去。照常陳設。聖心眷注。亦古今所罕。

見也。長樂宏開餞歲筵。駢詞吉語燦珠聯。一堂五世空前禩。此是乾隆極盛年。（乾隆間。皇六子永瑤繪歲朝圖。進呈孝聖皇后。高宗御題。有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其後命取永綿奕載四字。爲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諭也。甲辰。親見皇長子定安親王生曾孫載錫。是爲皇元孫。五世一堂。因於雍和宮後室及大內景福宮避暑山莊。皆書揭五代五福堂額。誠古今帝王中所僅見者。道光丁亥。欽定續擬溥毓愷啟四字。其時溥字輩已命名奉字。皆令改之。咸豐丁巳。又欽定續擬壽闈增祺四字。均見諭旨。）鬢雲截去獨含顰。不學文昭望孟津。祔廟但虛椒屋禮。生前依舊儷中宸。（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皇后南巡。忽自剪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洲舊族。最忌翦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逝。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其時有滿員上疏力爭。謂宜用后禮。留中不發。迨嘉慶四年。高宗上仙。始將此摺封固。交內閣收貯。至今尙存。或謂廢后在杭州爲尼者。誤也。）漢姓難同色目儕。當年卻特制誠乖。東朝未下通婚詔。聖母曾聞氏魏佳。（

滿漢向無通婚之例。至光緒季年。孝欽皇后始詔令滿漢聯婚。然聖祖妃嬪已有年氏王佳氏陳佳氏。仁宗生母孝儀皇后爲魏佳氏。皆漢人而投旗者。故稱爲某佳氏。佳者家之叶音也。視元時專重色目輕視漢人者。固有異矣。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囊。（福康安。孝賢皇后之胞姪。傳恆之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后族爲丹闈。）雛鬢生長大宛西。鈿合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鈎迷。（回部某王之女。事見王壬父湘綺樓文集所撰傳。）奏簫仙館倚雲霞。玉水縈紆賜主家。獨有沁園今闕寂。馬神廟外馬纓花。（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引入邱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今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尙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馬神廟。今已改爲大學堂。）定昆池沼舊山莊。複道逶迤繚粉牆。尊養兩朝崇聖孝。含暉西爽並滄桑。（含暉園在圓明園之東。有複道相屬。仁宗

三女莊敬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騎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爽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皇后於綺春園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靜皇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爲孝靜所撫育。故卽位後。孝靜由康慈皇貴太妃尊爲太后也。咸豐庚申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蕙質蘭心。並世無。垂髻曾記住姑蘇。譜成六合同春字。絕勝璇璣織錦圖。

（孝全皇后爲承恩公頤齡之女。幼時隨宦至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斲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爲宮中新年玩具。咸豐初。京外有仿其遺製者。）如意多因少小憐。蠶杯鳩毒兆當筵。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

（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祕。其時孝和皇后尙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諡之曰全。宣宗旣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爲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齡較長。）捧硯調朱玉漏遲。御前裂帛太愁癡。才人一別披香殿。明月羊車繫夢思。（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

至夜分。某日有寵姬取而裂之。翌晨遣出。亦不加以他罪。中使傳宣急召蝦。乾清宮畔月籠紗。龍顏一怒蛾眉死。御劍封還血帶花。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授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何事也。王某黃巖人。曾爲其從孫駿甫。太常言之。滿洲語謂侍衛曰蝦。太平湖畔啟朱門。分府時承同輦恩。表淑含和資母訓。宮中蘭膳體常尊。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卽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纖步金蓮上卸墀。四春顏色鬪芳時。圓明劫後宮人在。頭白誰吟湘綺詞。咸豐間。圓明園各宮。有牡丹春海棠春諸名。謂之四春。皆以居嬪御者。見王壬父湘綺樓詩集圓明園詞。女伴三旂結隊偕。繡襦錦襪映宮槐。禡牙已命南征將。選秀仍聞擢綠牌。文宗時選秀女。有一女子。謂東南髮匪方熾。不聞朝廷選將命師。尙於此時循例選秀女耶。語多侃直。文宗不以爲罪。王壬父亦爲之作小傳。滿洲俗語。謂引見不入選者曰擢牌子。北狩經年。

蹕路長。鼎湖弓劍黯灤陽。兩宮夜半披封事。玉璽親鈐同道堂。（咸豐辛酉秋。文宗崩於熱河。穆宗初立。孝貞皇后及孝欽皇后垂簾聽政。所頒諭旨。皆鈐御賞印於首。同道堂印於尾。此二印。皆文宗末命時親付兩宮者也。）玩物紛羅不倒翁。聰明英毅欲鋤凶。梓宮返闕爰書定。鐵帽終存翌戴功。（在熱河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矯稱奉遺命。贊襄政務。朋比爲奸。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召見恭忠親王。密定機宜。於還京之日。卽治載垣端華罪。賜自盡。並令肅順護送梓宮。於中途拏問。解京處斬。仍以怡賢親王鄭獻親王之子孫襲爵。俗謂從龍入關。世襲罔替之親王爲鐵帽子王。穆宗時方六齡。在灤陽行宮。戲土偶。折其首。曰。此載垣端華肅順也。吾必殺之。其英斷如此。）鐵牌深鑄未曾刊。矯詔俄聞遣內官。祖訓煌煌華典寶。聖明中外仰慈安。（國初鑒於前明。燬禍。世祖時特鑄鐵牌。諭十三衙門。立於神武門內。所以防微杜漸者。垂訓綦嚴。同治己巳。有藍翎太監安得海者。僞稱奉命至蘇州採辦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東。驕縱不法。道路震駭。巡撫丁寶楨派員

擊護至省。具奏請旨。孝貞皇后平日於用人行政。悉委之孝欽皇后。不輕發言。獨於此案。力持大體。謂宜遵守祖訓。就地正法。不可輕縱。一時中外交相稱頌。得海既伏。誅寶楨。令陳尸三日。其隨從太監蘇拉。鑣手均斬。絞發黑龍江如律。納蘭一部首。殲誅。婚媾仇讐。筮脫弧。二百年來。成倚伏。兩朝妃后。姪從姑。入關以前。太宗先聘。尼堪外蘭之女。而葉赫納蘭部爭娶之。太宗遂征服尼堪外蘭。復討葉赫。納蘭滅。其部落。納蘭之後。以部落爲姓。卽那拉氏。孝欽皇后。其後裔也。寶鑑編成。號治平。宣仁初政。致清明。尙書圖說。曾欽定。更選儒臣。值邇英。同治初。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三習一弊。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甲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按日呈覽。書成頒行。丁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辦事後。聽講於勤政殿。庫箋滑笏。擘窠書。龍虎盤。擊勢卷。舒朝罷熏修。惟禮佛。大圓寶鏡。映雕疏。孝欽皇后喜作大字。用丈餘之庫臘箋。書龍

虎松鶴等字。每歲多至數百幅。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爲扁額。開國科名幾狀頭。璇閨女誠近無儔。昭陽從古誰身殉。彤史應居第一流。（國初滿漢分榜。取士順治壬辰科。滿狀元爲麻勒吉。乙未科亦分兩榜。其後滿漢同榜。惟同治乙丑科。崇文忠以一甲第一名及第。孝哲皇后稟承家訓。母儀懋著。當未受冊封之時。已有明德和熹之令譽矣。）寢園新奠妙高峯。鋸釜摧殘馬鬣封。銀杏半枯松栢老。宵深風雨泣潛龍。（醇賢親王園寢。在妙高峯。峯巔巨樹可數人合抱。某年孝欽皇后命人斲之。根深數丈。有巨蛇盤亙其下。）娣姒原從姊妹行。遙源葉赫啟靈長。宮廷每絃家人禮。八座安輿賜杏黃。（醇賢親王福晉。爲承恩公惠徵之女。孝欽皇后之胞妹。光緒間曾奉諡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沖。每至內廷。仍不敢用也。）求郎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榮壽公主。爲恭親忠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爲己女。同治初元。奉孝貞皇后孝欽皇后諡旨。封爲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職襲公。

爵屢求要差。孝欽以其少年終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身。桑園深鎖綠陰酣。油蓋安車重祀蠶。召取吳興村婦至。綺華館內染雲藍。（桑園門在金鬘玉竦橋之北。門南嚮。與蕉園門相對。每歲三月吉巳。皇后於園內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妃嬪二人。公主福晉命婦七人。隨從采桑。皇后有事。或遣妃恭代。光緒間。孝欽皇后命浙江巡撫選湖州蠶婦數人入京。教習飼蠶之法。設立綺華館。招募機匠。縑絲織綢。）麗眉入夢是何緣。還我江山一懔然。後夜相逢人似舊。驢兒年改馬兒年。（德宗於甲午前屢於夢中見一老人。曰汝幾時還我舊物。德宗無以應。他日奏聞孝欽皇后。孝欽曰如再夢見。告以驢兒年還爾。旋又夢見此老。倉卒之間。則誤曰我於馬兒年還爾。比寤猶能記憶。復以聞於孝欽云。）別殿排雲進壽觥。慈懷日夕軫邊情。諸州點景皆停罷。饋餼頻聞發大盈。（甲午冬。孝欽皇后六旬萬壽。各省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東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頒發內帑。以犒前敵將士。）千步廊前竦碧岑。

佛香閣畔恣登臨。長衣牽地盤旋上。親挽篋輿有福金。（孝欽皇后在頤和園。每日必登佛香閣游覽。閣在萬壽山之巔。俯臨排雲殿。矗立雲表。松槐夾峙。千步廊由玉瀾堂迤邐而西。達殿門外。爲光緒間所新創。非當日園中之舊。廢端郡王載漪之福晉。爲阿拉善王之女。雅善詞令。能侗孝欽之意旨。日侍左右。親爲扶輿。廢大阿哥溥儀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爲多。福金卽福晉。）列肆分塵厠禁林。團城翠栝蔭蕭穆。步行親詣承光殿。爲識閭閻疾苦心。（孝欽皇后居西苑時。命宮監於北海承光殿側。設列市肆。羅陳百貨。親往問價。以考鏡商賈之情。團城亦稱團殿。卽遼時梳妝樓舊址。其旁有白皮松數株。八百年前遺植也。）宮車曉出鳳城隈。豆粥蕪羹往事哀。玉鏡牙篔渾忘卻。慈幃今夜駐懷來。（聯軍入京之日。孝欽皇后晨起聞警。尙未盥漱。以綠綢襟首就道。德宗終日飢餓。行至貫市。僅食冷綠豆粥一盃。以簸箕爲枕。臥土坑上。翌日抵懷來。知縣吳永迎入署中。孝欽居吳永妻之臥室。始取其奩具梳洗焉。）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旂夾道萬民歡。冰梨火柿家家獻。手賜銀牌帶笑看。（庚子

九月。兩宮由蒲津渡河。入潼關陝境。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皇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以銀牌賜之。芬敷歐碧。八仙庵。移貯銅瓶景泰藍。一御金根瞻佛座。華鬘雲影護經龕。（長安城外八仙庵。唐興慶宮故址也。孝欽皇后親往禮佛。庵內牡丹最盛。綠者尤佳。宮監時以折枝插行宮膽瓶中。）太白參天靈氣鍾。穹碑麗藻豎層峯。差同玉簡投龍璧。不似金輪詠石淙。（長安苦旱。孝欽皇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申謝之文。泐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蓋前代碑文無此例也。）甘泉烽燧逼嚴城。禁掖傳籌夜不驚。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綬就寄西京。（聯軍入都城。宮內先朝主位。尙有祺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賚呈孝欽皇后。）春蒐駐蹕晾鷹臺。慈馭當年兩度來。百載重修巡幸典。收京樂府唱鑾回。（南苑在京師之南。爲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乾隆以後。謁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晾鷹臺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殪虎於此。乾隆時孝聖皇后。道光時孝和皇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

丑冬。德宗奉孝欽皇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惟春蒐之典。曠廢已久。不克舉行矣。朱丹繡。屬大秦妝。鯁壑人來海宴堂。高坐璇宮。親賜讌。寫眞更召克姑娘。戊戌以後。各國使臣眷屬。每以歲時入覲。厚加宴賚。辛丑回鑾。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鸞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爲接見外臣之地。甲辰春。孝欽皇后召西女士繪御容。宮中呼爲克姑娘。翔鸞飛艦。掉湖波。天上嬉娛樂事多。不愛內家妝束貴。居然雨笠與煙簑。孝欽皇后於頤和園。率后妃乘小艇照像。用漁家服。幽風堂外。駐虹旂。自在莊前。闢綠疇。親御麟毫。題賜額。至尊侍坐。暢觀樓。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改爲農事試驗場。德宗奉孝欽皇后。親往閱視。以場中高樓爲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幽風堂。諸額。皆御題也。別開博局。恣清娛。尺幅羣仙慶壽圖。傳記旁徵。翻舊譜。拜恩得似近臣無。乾隆間。高宗曾取列仙傳人物。繪羣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爲新年玩具。孝欽皇后晚年。重加增訂。復繪新圖。頒賞內廷臣工。並以銀盆牙骰爲賜。鳳髻盤雲兩道齊。珠光釵影護輪蹄。城中何

止高於尺。父子平分燕尾低。（宮中梳髻平分兩把。謂之父子頭。垂於後者謂之燕尾。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玉座珠簾五十春。臨朝三度抱沖人。扶牀一見雛孫拜。定省儀鸞僅隔晨。（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親王載灃之子入宮。孝欽皇后已病篤。尙能召至牀前。明日德宗升遐。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相去僅二日耳。）懶夢山人冰雪姿。婕妤寵幸冠當時。焚香繡佛應多暇。自繪林巒綴小詩。（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墨筆作蘭。自題小詩。署款曰懶夢山人。）豈有諸兄筆硯供。翻從草聖學鸞龍。延春閣上澄心紙。釵股分明染墨濃。（隆裕太后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父子未嘗學間。隆裕侍孝欽皇后久。喜學草書。宣統初元。時以草法書擘窠匾聯。延春閣自署齋名也。）御花園近石廊西。靈沼軒頭榜字題。引得玉泉三百斛。光明世界現琉璃。（大內御花園之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濬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太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

爲水晶宮。辛亥之冬。尙未畢工也。趙家姊妹共承恩。嬌小偏歸永巷門。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 (瑾貴妃珍貴妃爲侍郎長敘之女。己丑同被選。戊戌珍貴妃被黜。庚子之變。死於宮內井中。) 石頭舊記寓言奇。傳信傳疑想像之。繪得大觀園一幅。徵題先進侍臣詩。 (瑾珍二貴妃。令畫苑繪紅樓夢大觀園圖。交內廷臣工題詩。) 坤寧宮裏拜南牖。薩滿名稱譯語殊。世襲竟同三品俸。曼珠舊俗亦崇巫。 (坤寧宮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製。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譌稱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則傳其媳而不傳女。蓋其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 喫肉迎神瀕國風。官家舉案樂融融。地衣新襲西洋毯。促坐齊來女御宮。 (滿洲風俗。最重祀神。祭餘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謂之喫肉。每歲二月初。皇帝皇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 英華殿闢舊時基。七樹菩提貫若纍。歲歲園官來進奉。黃緜百八綴牟尼。 (大內英華殿爲前明所建。在壽安宮之北。宮中自皇太后及皇后以次。均以此

爲禮佛之所。殿中有菩提樹七株。采擷子以爲念珠。鵲駕凌秋璧。月懸甘瓜素果。敝清筵。宮中自向天階拜。願祝人間恨海填。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女河鼓天貴星君。天孫織女福德星君。長街深濠列西東。綺館椒廷署後宮。答應更兼常在號。漢家增級未須同。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從龍右族世爲姻。盡是皇家肺腑親。敕取年齡高四姓。指婚先及近支人。凡近支王貝勒公及外戚之子女。旣及歲者。開具姓氏年齡進呈。奉旨爲之聯姻。名曰指婚。滿洲語又謂之拴婚。四節類頒戚里恩。吳梅村句。面脂賜出月華門。會親內殿關防密。朱轂黃韁集禁垣。凡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於宮門外施以黃羃。謂之關防。殿西船塢對山椒。畫鷁飛輪似御飄。萬炬通明傳電氣。春波激灩繡漪橋。頤和園有船塢。琢石而成。在仁壽殿之西南。與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中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電氣房。專司園中電燈。

繡漪橋在園牆之南。湖水出閘。自橋下東流。匯入高梁河。潑寒妙伎奏昇平。南府新開散序成。不是曲終悲伴侶。似嫌激徵雜秦聲。〔宮中掌戲曲曰昇平署。其後令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府之名。始自康熙間。道光初元。力崇樸實。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緒間復之。內廷向演崑曲。其後好演梆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百寶華燈密炬紅。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句〕。換衣試作迴身舞。可似幽州渾脫工。〔每歲上元或萬壽節。令樂工舞燈。衣五色畫衣。分行成字。凡數十變。有太平萬歲萬壽無疆諸字。以黃綾冊書成字樣。陳諸御案。以備觀覽。〕寂寞山高與水長。銀花火樹不成行。迎春別啟新堂宇。燕九年年樂未央。〔乾隆以後。每歲燕九日。於圓明園山高水長殿內。扁額卽以此名〕。看燄火。庚申園燬。至光緒中葉。興修三海。築迎春堂。始循舊例於堂外放燄火焉。〕官磁采釉重康熙。汝定哥均不足奇。敕取宮燈明似鏡。御窰尙有舊人知。〔官窰磁器。勝於前代。尤以康熙時製爲最。同治間大婚典禮。飭九江道於景德鎮御窰廠。定造官燈罩。頒發舊

樣。其質潔白光透。中含花紋。勝於玻璃。廠中無人能造。百計采訪。惟一舊工人。年八十許。頗知之。家藏一書。備言製造之法。祕不示人。以重金購之。始出此書。乃按其遺說。精製進呈。與康乾間物無異。角黍猶沿椴木名。筵前搗酒。注罍。花糕醢醬。皆蘇造。食譜當年御製成。（宮中於五月食椴木餃。爾雅釋草。椴木。椹。方言。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椹。此關外舊俗。尙沿古時名稱。又有蘇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皇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分例無多月賜。緡。何如乞巧。問鍼神。宮奴攜向前門賣。刺繡盤龍一色新。（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鍼黹。令內監鬻於市肆。）瓠。瓠。秋老結深青。范合方圓各異形。款識精鑄。題御玩。旗陶而外有新銘。（園籟曠地。徧植瓠。當結實之時。斲木成范。其形或爲瓶。或爲盤。或爲盂。鑄以文字及各種花紋。納瓠於其中。及成熟時。各隨其范之方圓大小。自爲一器。奇麗精巧。能奪天工。款識隆起。宛若甄文。乾隆間所製者。尤爲樸雅。此御府文房之絕品也。）百年宮史久湮沈。密記金鑿費。討尋。話到開元如管電。

清代軼聞 卷三

虞淵落日闕窮陰。

七二

清代軼聞卷三終

清代軼聞 卷四

外交小史

倭文端阻開同文館

同文館之始開也。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肄業館中。時倭文端方爲首揆。以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張盛藻遂奏稱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雖未邀俞允。而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谷爲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朝廷歲糜巨款。止養成三數通譯才耳。方爭之烈。恭忠親王奏命文端爲同文館大臣。蓋欲以間執其口也。文端受命欣然策騎蒞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朝廷知其意不可迴。亦不强之。文端之薨也。巴陵謝麀伯太史以聯輓之曰。肩正學於道統絕續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說進。奪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

主戰明朝無復諫書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漢奸見擯於清議也。國之不競。諸君子烏能辭其責哉。

安維峻劾李文忠疏

安維峻既以抗疏請歸政革職。遣戍張家口。朝命既下。安直聲震天下。大俠王五身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則當時安爲國人推重可知。然余肄業北京大學分科時。見安先生人極謹愿。已無復有昔日剛勁之氣。至觀安劾李文忠一疏。語多牽強附會。顧亦爲清流所傳誦。於此可見當時朝臣風氣之錮塞。國民對外意識之闇陋也。疏云。奏爲疆臣跋扈。戲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賊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故意勒措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先退避。

偶遇賊。卽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言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均係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遁逃藪。人言嘖嘖。恐非無因。而於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須丁汝昌駕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陳於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人言。旣不能以死生爭。復不能以去就爭。祇得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方爲倭賊之壻。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賊之計。倭賊之議和誘我也。我旣不能激厲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於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此等市

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鴻章恫喝。未及詳審利害。而樞臣中或係李鴻章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初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實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技倆。其士卒橫被剋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鴻章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若能反。則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彼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上。並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監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奏上。奉旨革職。發往軍台。時恭王再起秉政。適於是日請假。次日知之。斥同輩曰。此等奏摺。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諸公欲成安之名耶。衆無言。此足見恭王之有識也。

清中葉之外交觀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亂。迄五十七年泥泊爾征定。其間用兵凡十餘次。戰役上雖未嘗無一二敗北事。然其終局。常得自然之勝利。故是時有十全武功之稱。謂兩定金川。兩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臺灣。一復安南。兩勝廓爾喀也。此等武功。於宣揚國威。恢張領土。上固有偉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輕視外國。誤用其慣法。以對付歐羅巴。漸至釀成種種之失敗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羅斯學士貝斯德納夫。嘗於所著對華意見中。縱論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間武功極盛。若黑龍江地方之占領。若西藏之歸服。若外蒙古人之歸化。若準噶爾之征定。及布哈爾汗國近傍諸部之降服。若土爾扈特之脫歸。皆此數十年間發生之事實。無一不足長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實。長其自大之風。蔑視外國矣。而又適當歐羅巴諸國遣使北京。遂謂爲己國强大之所致。愈增其醜。何則。支那人以爲外國公使之來北京者。皆朝貢使也。朝貢國若是其衆。歷代中未嘗有如我清朝

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機發達臣民之愛國心。故每當外國使臣之至。輒稱爲朝貢布告全國。其官吏則又奏諸皇帝。謂陛下聰明至聖。總裁萬機。德加四海。兼統萬國。兆民悅服。是以各國派遣使臣。前來朝貢。政府卽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諸城門。通諭人民。彼歐羅巴公使固未嘗不熟聞其說。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詰責。其處置之不當者。無有也。抑豈惟不於此等文告致其詰難而已。雖支那邊吏於歐洲諸國使臣之贈品。附以標幟。而題曰某國王奉獻中國皇帝之貢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顧也。而此貢物自邊境送達北京。途中人民之見之者。直以爲歐羅巴諸國服從支那。而確認此纍纍者爲貢品無疑矣。此其語雖不無過當。然觀於乾隆朝與俄羅斯增訂之條約。及與英吉利交涉之文書。而知當時自尊自大之習慣。實有出於吾人想像之外者矣。

恰克圖條約之怪誕

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締結以後。內地商民。以煙草茶葉緞布雜貨往庫倫及恰克

圖貿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之條奏。停止俄人於北京之貿易。統歸恰克圖。嗣是百貨雲集其地。市肆喧闐。稱爲漠北繁富之區。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均不權稅。已而俄羅斯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又兩國邊民互失馬匹。其數不可稽。而俄人輒以少報多。移文責償。於是二十九年。朝命閉恰克圖。不與通市。然辦事大臣等輒乘間舞弊。私與交易。清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桑齋多爾濟爵。誅庫倫大臣丑達。厲行閉關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庫倫大臣慶桂。以俄羅斯恭順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後四十四年五十年。復閉關者再。前者則以俄羅斯邊吏庇護罪犯。不卽會審之故。由庫倫大臣索林。奏請查辦。逾年得解。後者則以俄屬布哩雅特種人烏呼勒咱等入邊行劫之故。奉旨絕市者。幾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過乞恩之結果。復訂市約五款。其文如左。

一 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

二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

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視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遜順相接。
(下略)

右條約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庫倫大臣松筠普福等。與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圖市圈互換。是時俄人以閉關日久。商旅阻絕。急欲藉平和之方法回復市利。故聽命惟謹。務相交驩。松筠等直以俄羅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遂於是年四月望日開關市易。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然至咸豐八年。中俄締結天津條約。開海路各港之交通。於是陸路輸出品之大宗。漸改海運。而恰克圖貿易。遂無復昔日之盛況焉。

英使覲見清高宗行叩頭禮

乾隆五十七年。英國遣正使伯爵馬戛爾尼。Macarney 副使斯當東 Staunton 等入中國。要求通商條件。翌年自天津赴京師之際。中國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使立之。及至京師。則政府又循例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馬戛爾尼等深慮以此等小節。損中國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廣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議。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覲高宗於萬樹園。旋以要求諸款。向政府提議。是時朝廷固確認英吉利爲海外朝貢國之一。此次使節。直爲叩祝萬壽而來。得瞻天威。已屬蠻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遠不識天朝體制。妄行乞請。無足深責。以故一方則賜使臣筵宴。優加賞賚。以盡懷柔之意。一方則勅諭英國王。盛稱天朝威德。於英政府所要求者。駁斥無遺。付諸使臣而遣之。於是馬戛爾尼等此行之結果。自齎還文綺珍玩等賞賚品。致諸國王以外。其餘絕無所得。惟其隨行員等。以途中所見中國內地實情。筆之於書。歸而布諸全國。則實爲英人莫大之利益云。陳康祺郎潛記聞云。乾隆癸丑。西洋曠咭喇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強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

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熙憶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商衙門諸大臣曲意從之。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卽此已見當時吾國朝臣之外交觀念矣。

英人代緬甸入貢

乾隆緬甸之役。清師累失利。督師諸臣懼高宗嚴譴。乃敷衍了結。與緬甸定十年一貢之約。及英人滅緬甸。清廷貽書詰之。英人謂吾國絕不干與緬甸內政外交。不得謂之屬國。政府乃以十年一貢之例答之。英人謂此等小節。不妨仍舊。於是仍令緬甸入貢。而訂緬甸條約如左。

大清國大皇帝。大英國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兩國友睦。歷久不渝。並廣開振興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茲由大清國特派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多羅慶郡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工部左侍郎孫。大英國特派賞佩二等邁吉利寶。

星前署駐華大臣今美京頭等參贊大臣歐。將所議條款開列於左。一因緬甸每屆十年。向有派員呈進方物成例。英國尤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屆十年。派員循例舉行。其所派之人。應選緬甸國人。一中國尤英國在緬甸現時所秉政權。均聽其便。一中國緬邊界。應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其邊界通商事宜。亦應另立專章。彼此保護振興。一烟臺條約另議專條。派員入藏一事。現因中國察看情形。諸多窒礙。英國允即停止。至英國欲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察情形。設法勸導。振興商務。如果可行。再行妥議章程。儻多窒礙難行。英國亦不催問。一本約立定。由兩國特派大臣。在中國京城。將約文漢英各三分。先行畫押。蓋用印章。恭候兩國御筆批准。在於英國京城。速行互換。以昭信守。光緒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旨依議欽此。觀此條。具見英國外交手段之狡滑。以實利歸己。以虛名歸中國。并可見吾國當外交者之自欺。處處受人愚弄也。

廓爾喀始終入貢

清代野記云。京師舊有會同四譯館。在正陽門內東城根玉河橋。沿明舊地也。屋共三百餘間。專備外國貢使駐足之地。凡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廓爾喀諸國。來者皆駐焉。以余所知而言。暹羅咸豐間尙入貢。嗣因粵寇作亂。海道不通。遂絕。琉球則於光緒六年滅於日本。越南亦於六七年間爲法人蹂躪。直逼其都。國主遣使臣入中國求援。居天津半年餘。時李文忠爲直隸總督。以其私訂條約。未曾請示天朝。不便保護。拒之。二使臣痛哭而歸。其實文忠不敢與法人開釁也。琉球尙世子亦在天津。每晨必長跪文忠轅門外。候文忠輿出。則作秦庭之哭。文忠每遣武弁慰諭之。如是數月之久。亦痛哭而歸。緬甸之役。在乾隆朝本係敷衍了事。並未掃穴犁庭。執訊馘醜也。大兵僅達木邦而止。卽以木邦土酋爲王。與之訂十年一貢之例。至光緒八九年間。英人占據緬甸後。大爲整頓。至十三年。遂與我駐英公使。訂緬甸條約矣。朝鮮則歲有例貢。海道距山東一輦可杭。然不准由海行。必須遶陸。渡鴨綠江。出奉天。過榆關。而至京師。迂道千餘里之遙。不以爲苦。彼國商人恆藉歲貢以獲大利。蓋以

貨物雜貢品中。出入兩國之境。皆免稅也。以高麗棧爲大宗。布次之。紙髮海味。又次之。每月來。次年七月歸。以爲常。及爲日本所滅。而貢亦絕。於是四譯館鞠爲茂草矣。惟廓爾喀與前清相終始。至光緒季年。猶見邸抄中有入貢之事。彼國亦十年一貢也。

中俄密約之真相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卽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爲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爲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

使喀希尼頻露意於當道。以結其懽心。遂有脅日本還我遼東之事。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於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法迫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值和議成後。德宗大怒。李鴻章罷職入閣閒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希望。於是時機適到。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唁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

任者獨李中堂耳。於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賓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鴻章尙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於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德宗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西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束裝就道。驪駒在門之狀。雇運搬行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卽日下旗回國。西太后爲所惑。日日敦迫皇上。命卽畫押。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於是以西曆九月三十日。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卽日攜約而歸於俄。卽爲釀成日俄戰爭之原因。而近日東三省外交困難之所由來也。

哲孟雄之幸存

清代野記云。印藏之間。又有小國名哲孟雄者。周遭僅中里七十餘里耳。本爲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貢之期。亦附貢微物。聊以將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於達吉嶺開埠。爲轉輸停頓之地。欲開達吉嶺。必道出哲孟雄。遂力爭哲孟雄於總理衙門。以爲本係印屬小國。總署函致駐英公使。於是星使命隨員各抒己見。有湖南新化人鄒代鈞者。爲鄒叔績太守漢勛之孫。輿地名家也。援古證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屬。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總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見鄒說。大聲曰。欽

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書生。彼皆據海國圖志及瀛寰志略等書。妄騰臆說耳。中國古書萬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與之。中國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決。方又曰。何不與馬參贊商之。星使以爲然。馬參贊者。英人馬格里也。自郭嵩燾奉使時。卽授馬二等參贊。藉以通兩國之情。馬雖英人。然忠於所事。並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問馬。馬曰。容細查之。卽登樓覓鄒曰。君與地專家也。請據中國古書爲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屬者。鄒曰。已進一說於公使矣。馬卽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國古書恐靠不住。馬曰。是何言。中國書論中國事。猶以爲靠不住。豈外國書論中國事。反靠得住耶。取鄒稿去。卽據以譯成英文。而覆英外部焉。英外部亦無異說。乃照租借例定議而已。方在八股時代。頗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頓喪其天良如此。

記清流黨

光緒初年。承穆廟中興之後。西北以次戡定。海宇無事。想望太平。兩宮勵精圖治。彌

重視言路。會俄人渝盟。盈廷論和戰。惠陵大禮議起。一時稜具風骨者。咸有以自見。吳縣潘祖蔭。宗室寶廷。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瑞安黃體芳。閩縣陳寶琛。吳橋劉恩溥。鎮平鄧承修。尤激昂喜言事。號曰清流。而高陽李文正公當國實爲之魁。疏入多報可。彈擊不避權貴。白簡朝入。鞶帶夕褫。舉朝爲之震竦。松筠庵諫草堂。明楊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論列。輒集於此。赤棒盈門。見者驚相傳。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見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門。豐潤喜著竹布衫。士大夫爭效之。侍郎長敘。布政使葆亨。以國忌日嫁娶。鎮平素服往賀。座客疑且詫。俄而彈章上。兩親家罷官矣。尙書賀壽慈演皇楨。過琉璃廠寶名堂茗話。諸公合數人之力傾之。至撫拾曖昧爲罪案。率罷去。二張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閣學撫晉。豐潤以庶子攝都堂。知癸未科貢舉。駁駁大用矣。當是時。法蘭西窺安南。中朝懷柔藩服。銳用兵。豐潤以欽差大臣視師福建閩縣。會辦南洋。鎮平使往定邊界。豐潤過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旣而海疆不競。豐潤主持重。爲敵所乘。聞礮聲先遁。狼狽走鄉村。賴海軍學生礮擊法帥孤拔。

禮之敵始退。豐潤猶疏辨。朝廷震怒。削職戍新疆。閩縣鎮平相繼謝病去。寶侍郎典閩試歸。途納江山船女爲妾。上疏自劾罷官。言路名望銳減。孝欽知諸臣好大言。實不足用。自此遂輕視言官矣。

清流黨之外交觀

同光之間。清流黨之勢最盛。實有左右朝野輿論之權。一時尊王攘夷之論。靡漫於全國。凡稍談外交識敵情者。咸斥之爲漢奸大佞。痛詆之不遺餘力。黨勢既盛。遇事則挾其鴟張虛矯之氣。以鼓動多數無識之徒。爲之後盾。朝廷於和戰大計。往往爲所劫持。實數十年來外交失敗之原因。而鴉片戰爭英法聯軍諸役之所由釀成也。茲錄清流黨言論逸事數則。以供外交家之參攷焉。李文忠之督畿輔也。凡有造船購械之舉。政府必多方阻撓。或再四請。僅十准一二。動輒以帑絀爲言。其甚者。或且謂文忠受外人愚。重價購窳敗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劉丹庭書。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無使相之權。亦徒喚奈何而已。按其實。則政府齟齬之者。非他人。

卽翁同龢也。同龢本不嫌於文忠。因乃兄同書撫皖時。縱苗沛霖仇殺壽州孫家泰全家。同書督師。近在咫尺。熟視無覩。及爲人參劾。上命查辦。文忠時爲編修。實與有力焉。然亦公事公辦。並非私見也。同書由是革職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歸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於國。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將以罪同書者羅織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緒初年。北洋治海陸軍。皆文忠竭力羅掘而爲之。及甲午之敗。文忠有所藉口。而政府猶不悟也。當時朝士無不右翁而左李。無不以李爲浪費。動輒以可使制梃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爲言。頑固乖謬。不達時務。衆口一詞。亦不可解。至因優伶楊三之死。而爲聯語云。楊三已死無蘇丑。楊崑丑也。李二先生是漢奸。昌言無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職。同年故舊皆以爲榮。演劇開筵。公饒其行。至比之楊忠愍之參嚴嵩。其無意識之舉動。眞堪發笑。可見當時朝士之昧於時局。絕無開通思想也。甲午之年。京曹官同聲喧譽馬建忠。竟有專摺奏參。謂馬遁至東洋。改名某某一。郎。爲東洋作間諜。蓋以馬星聯之事。而歸之馬眉。

叔者。星聯字梅孫。浙江舉人。癸未以代考職事革捕。而遁至東洋。建忠號。眉叔。江蘇人。候選道。其時實在上海爲招商局總辦。言者竟合梅孫眉叔爲一人。可笑孰甚。至謂文忠爲大漢奸。眉叔爲小漢奸。觀御史安維峻劾文忠一疏。無一理由。此等諫草。實足爲柏臺玷。而當時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譽之。及獲罪遣戍。大俠王五爲之備車馬。具餼糧。並在張家口爲之賃居廬。備日用。皆不費一文。蓋若輩皆以忠義目安也。閉塞之世。是非不同。無怪其然。故有與文忠相善者。不曰漢奸。卽曰喫教。反對者。則人人豎拇指而贊揚之。若執孟子皆曰可殺一語。則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風氣之先。其通達外情。卽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師之日。不意三十年來。僅文忠一人有新知識。而一班科第世家。猶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語。詡詡自鳴得意。絕不思取人之長。救己之短。而通曉洋務者。又多無賴市井。挾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齒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緒己卯。總理衙門同文館。忽下招攷學生令。光稷甫先生問某太史曰。爾赴考否。某曰未定。光曰。爾如赴考。便非我輩。將與爾絕交。一時風氣如

此某君之隨使泰西也。往辭祁文恪。文恪歎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爲亦入洋務。甚不可解。及隨星使出都。沿途州縣迎送者曰：此算甚麼。欽差直是一羣漢奸耳。處處如此。人人如此。當時頗爲氣短也。郭嵩燾之奉使英倫也。求隨員十餘人。竟無有應者。豈若後來一公使奉命後。薦條多至千餘哉。郭後乘小輪返湘。湘人見而大譁。謂郭沾洋人習氣。大集明倫堂。聲罪致討。並焚其輪。郭嚙不敢問。邵友濂隨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餞於廣和居。睢州蔣綏珊戶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淚。皆以今日此宴。無異易水之送荆軻也。其愚如此。曾惠敏返國後。朝士亦多以漢奸目之。讀近世中國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書牘。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書生之誤國也。

出使笑話九則

蕁鄉謾錄云。李伯行爲日本欽使時。一日開茶會。其隨員查益甫者。見西人送茶與西婦。蓋素識者也。查亦貿然送一盤與一婦。婦見係華人。勉受之。未及接得。查忽縮手。又不與之。大笑而去。及跳舞時。查二人獨自亂跳。西人爲之捧腹。

又王某爲日使時。橫濱領事爲黎庶昌。與學生監督林某同赴日皇之宴會。二人不欲食西菜。乃相語曰。惟水果尙爲可口。兩人乃各飽喫柿子多枚。以至滿手滿臉。狼藉不堪。人皆捧腹。及至入園食物時。因椅少。惟婦人有坐位。有一婦因起身接物。二人者卽於其後拖其椅以自坐。婦未及知。復坐致傾跌於地。楊某爲比使時。比國適開博覽會。楊將中國小腳鞋及烟具等種種惡陋之物。送往陳列。且自以爲得意。任滿回國。適與考察憲政之五大臣同舟。一日大餐時。楊忘其所以。辦盤旋於額。各西人皆顧之而笑。端午橋欲告之。而恐其不悅。乃詢曰。足下剛由廁所來乎。曰。否。曰。吾見公之辦盤於額。以爲從廁所來耳。楊乃自覺。急余之下。又嘗自題小照云。大有武鄉侯氣象。又好作詩。同人莫不笑之。

張某爲英國欽差。常親自上街買小菜。其使館中房屋一切齷齪萬狀。不堪入目。其大廳一間。所謂宴會之處也。臥榻設於斯。飯間設於斯。廚房亦設於斯。自汪伯棠接任後。英人云。日來始得瞻仰貴館之手采云云。其平日無一客到可知矣。

崔國因之鄙陋。全國人皆知。然未得其詳。吾國人見輕於外人。崔實爲罪魁。當其家眷盜酒館之手巾。爲西人搜出後。因此欽使爲盜之風聲。遂傳於環球。上亦知之。故懲以革去二品頂戴之罪。其在英時。夫人專爲全館上下諸人洗衣。而收所洗資。其裏腳帶飄颺於使館門前。英人見白色長帶隨風蕩漾。以爲中國有何喪事。使人來探問。始知爲腳帶也。西報中爲照片揭載之。又不自開火食。惟附食於繙譯李一琴之處。每見酒瓶。荷蘭水瓶等。必拾而藏之。使館中人。往往以空瓶及繩索。橘皮等。置之門外。以待崔來。崔見卽拾去。置之不已。崔則拾之不已。且毫不知倦。察其色。似喜不自勝者。真可怪已。

許某使比時。偶與婦人之老者同座。則置之不理。而專使譯人與少婦攀談。少婦多厭之。繙譯極以爲苦。笑話怪像極多。不能盡述云。

錢欽使念劬云。十年前隨某公使爲參贊時。初蒞法國。包定火車頭等廂房一間。夜分。公使忽腹瀉。如決三峽。滿褲淋漓。公使一時性急。乃以指甲抓剔褲間之糞。而彈

之有聲。於是滿車皆作星星之糞點。及錢醒。始告之。錢自解一褲。易其污者。擲之車外。又取他物。抹去所彈之糞點。忙亂至天明。不能復睡。報紙未得喧傳。實賴此半夜擦抹之功。更幸係包定一艙。艙內無外人。否則不可設想矣。

又云吾國駐美某公使。避暑來法。適值某公爵夫人開筵會。錢爲之介紹入座。湯畢。侍者捧魚一大盤。由廚房出。香味撲鼻。蓋某河中最難得之魚。主人正在演說此魚之美。及廚司烹調之得法。座客正作朵頤之想。捧魚者首至公使手側。以待公使之取魚。公使初未之知。時適喉中痰滿。呼略一聲。回首欲吐於地。不意不偏不倚。正落魚盤之內。座客大嘩。公使逃席去。錢亦抱慚不置云。

外洋公司輪船。凡在一二萬噸以上者。其大小便所。悉男女有別。不得錯亂。吾國有某某參贊者。隨某公使往歐洲。參贊貌白皙。好修飾。因之未留鬚。一日欲如廁。推門入。則先有人在。見其面潔如玉。唇朱如櫻。烏辮垂垂。紗衫宛宛。疑爲女子之誤入男廁也。爲之殷勤握手。攜入女子廁中。不意女廁中。有一婦識其爲中國參贊員也。不

禁大笑。乃爲之語曰。君是吾輩同類耶。抑聞貴國有所謂宦官者。與女子相似。君毋乃是耶。且歐洲女子。近求選舉權而不可得。而支那女子。竟得爲外交官。吾輩當開會歡迎矣。參贊大窘。數日不敢入廁。至使署後。急爲留鬚。今已於思於思。非復如前日之娥媚矣。

記聖路易賽會副監督

新菴隨筆云。某京卿者。中國最初出洋遊學生中之傑出才也。雖無專門學問。亦未受卒業文憑。而於儕輩中。當時固已首屈一指。回國後。就關道某公爲舌人。頗蒙青睞。旋與公之寵姬某氏。有瓜李之嫌。爲所覺。倉皇遁去。落落不得志者有年。旣而公不忍沒其才。以爲棄置可惜。復捐瑕錄用。贊襄某處鐵路事。擘畫頗周備。某公大喜。不數年。屢保至道員。會朝命親貴重臣。聘問歐美各國。需用譯人。以佐皇華之使。公以某口辭捷給薦之。未幾晉秩京卿。復拜使命。爲美國賽會副監督。於是創議於會場。特建中國宮室。糜帑至四十五萬金。旣成。視之。非宮非殿。非廟非衙。殊不能名其

狀。且以卑小之室。置諸各國崇樓宏宇間。殊不足壯觀瞻。雖他人莫敢非笑。而亦自歎弗如焉。有知者謂經手中飽。不下其數之半云。考之與賽諸家遊記所言。大略相同。無何京卿既歸。託病不朝。留連東瀛。逍遙養疴。未幾竟歿。京卿無妻。以妾當妻。妾某氏。本勾欄中人。或謂卽吳伎朱桂珍。亦莫能詳也。至是不安於室。私於閩人。輾轉復與某伶有染。伶固箇中男兒好身手也。一日觀劇。偶與人爭座。爲或所誚。某氏大憤。退而與伶謀。自營戲園焉。卽春桂茶園是也。畫棟雕梁。儼然爲海上各園之冠。盛矣哉。說者謂京卿以儉工減料之資。卽爲大興土木之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中豈有乘除之數存耶。然則營營無己者。亦可以反矣。按某京卿卽黃開甲。某伶卽李春來也。

中國赴聖路易賽品

聖路易賽會。中國政府館之卑陋。旣如前所述。而最足以章吾國恥者。則赴賽物品是焉。茲錄其尤甚者如左。煙鎗十餘枝。煙燈數枚。滿面煙容之官員一。殺人刀數柄。

殺人小照數方。雛形知縣署。一各種酷刑俱備。枷一。上海北京廣東寧波裝小足婦人各一。小木人數百枚。乞丐煙鬼囚犯苦工姐妓之類。小草屋十餘間。苗蠻七。綠營兵一。翰林進士舉人秀才各一。均高四尺以上。背駝面目枯瘠。奎星樓一。小城隍廟一。城隍鬼判俱備。教會學校照片數十方。藥王財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嗚乎政府糜數百萬巨款。而所徵出品。乃悉爲卑陋劣蠱之物件。或代表陋俗迷信之具。是非赴賽。直自求辱耳。論者所以太息痛恨於承辦官吏之毫無心肝也。

李春來朱桂珍之獄

朱桂珍。吳門之山塘上人。其父業屠。歿後。母卽改嫁棕棚匠。朱氏幼時性嗜劇。且喜作男子裝。有小棕棚之目。大觀慶樂兩劇場。蓋無日不有其母若女之蹤跡焉。久之。其母以棕棚匠不遂所欲。遽與離異。黃朱氏（卽朱桂珍）亦屆破瓜之年。吳俗故多輕薄子。游蜂浪蝶。時萃其門。隣右毛媪。夙以七十鳥爲業者。矚其姿媚。知爲奇貨可居也。婉轉慇懃。遂入海上樂籍。命名曰朱桂珍。三馬路之公羊里。其香窟也。願以美

未殊衆。不甚知名。性尤狂傲。與客恒落落寡合。一日作西裝遊於張氏味菴園。纖腰一握。嫋娜如臨風之柳。誠有所謂行一步可人憐者。驀然見五百年風流業窳。蓋黃京卿之遇彼姝。適其時矣。一見卽劇賞之。卽夕召使侑觴。兩情伉儷。遽賦定情。未逾月。畀其母以明珠十斛。置諸金釵之列焉。氏性聰慧。自幼粗解文義。喜讀說部書。尤嗜水滸及施公案。嘗歎黃天霸之爲人。而惜其莽武不情。適京卿後。怪其文弱過甚。與人言及。自傷非偶。蓋不俟京卿之歿。而已蓄異志矣。夙好觀劇。至是益逞其欲。於某園蹤跡尤勤。李春來者。某園中之著名武生也。嘗扮黃天霸等戲劇。好身手已鏤入美人之肺肝。而情電所磨盪。眼線所接觸。益覺剛健中含有斌媚風格。李伶漸窺其隱。柳梢月上。克遂私約。久之不復顧忌。鵲巢鳩居。公然如伉儷。於是人言藉藉。中葦之耻。論者至指京卿以爲戒。李伶猶不知斂跡。稔其積有巨資。百計騙取。適李春來隸某園。時朱幾無日不詣是園觀劇。一日朱之座位。忽爲他人所佔。爭之不得。大憤。歸而與李伶謀。欲獨闢一園以洩憤。李亦欣然從之。乃退出某園。李又另賃基址。

與之望衡對宇。而於建築時。又復別出心裁。裝置一切。克臻美善。爲海上各園之冠。名曰春桂。卽嵌二人之名以名園也。朱氏亦自居於老板娘娘。而不疑。與李偕往。偕來。未幾李伶因丁伶改名來滬。事被逮。而海上不平人。與粵東諸同鄉公函控訴。兩罪並發。朱氏出其全力。輦金運動。致成交涉之案。審訊之日。有人目擊李伶衣春紗衫乘汽車而至。不加刑具。神色自若。令人忘其爲淫凶惡極之羈犯焉。或曰。京卿積賞如許。皆由多行不義而來。悖入悖出。亦固其所。而朱氏獨始終不墮其志。訊期輒駕車而往。偵探消息。念李伶之就押所也。則嘗太息流涕曰。儂誠薄命。致苦我黃天霸。平心論之。得不謂之情種乎哉。惜用之非其人耳。

新加坡之記念詔書

清代野記云。余隨使泰西時。道出新加坡。其時中國總領事爲左秉隆。字子興。廣東人。京師同文館學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國語言文字。研究外交。頗有心得。曾惠敏公攜之出洋。卽任以新加坡總領事時。觴余等於署。見中其書室中。有畫龍竹筒十餘。

枚皆長三尺許。兩端皆以蠟印封固。異而詢之。左歎曰。此皆歷年中朝所頒暹羅緬甸等國恩詔哀詔也。製成後。循例頒寄。亦不計人之受與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國海商。一至新加坡。卽交與領事衙門。日積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認。反生枝節。不如留此以爲記念而已。繼又曰。英人已屢次請求一二幅爲博物院之陳列品。吾不敢也。

鴉片戰爭之結果

鴉片戰爭既告終。於是中國與歐美大國先後訂約者。凡三。清廷已確認諸國爲平等敵體之友邦。公文照會。禁用夷字。而其時所謂清議者之勢力。尙於爾後數十年間。左右一世之輿論。雖清廷亦時爲其所規持焉。獨其爲戰爭原因者。之鴉片之禁令。清廷初無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習。蔓延益甚。從而英商之輸入。亦依然盛行。清廷不得已。至咸豐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藥之名。徵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爲法律所默許。而諸外國人反從而醜詆之。或且攜我國一二粗製煙具。陳

諸博物院以爲我國民風俗之代表矣。

琉球官生留學國子監

琉球國遣官生入監讀書。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議准行。無年限。每逢冊封之年。請於使臣回京代奏。其來也四人。率以四年而歸。歸其國則授四品官。嘉慶十年。其子弟來。吳蘭雪時以博士教之。頗聰穎。十四年已已還國。過山東。蔣別駕第護送之。其子弟有贈蔣詩者。有詩草。卽今傳海國。筆花何止屬江郎之句。工秀可誦。蘭雪衣鉢。傳之海外矣。後蘭雪爲候補中書。嘗作詩云。鳳凰未識池邊樹。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韻事也。

赫承先求應鄉試

赫德任中國五十年。而不入國籍。不易章服。且仍食本國男爵之俸。亦創例也。赫之子名承先。酷慕中國科第之榮。其父乃爲延名師。教爲制藝。京師人有見其課稿者。飽滿暢達。居然二十年前好墨卷也。試帖楷法。亦端謹不率。癸巳萬壽恩科。必欲援

金簡故事。以內務府籍應試。執政者顧堅不許。赫勳弗已。乃藉慶典恩數。賞以三品銜。候選道。而卒不許其應試。一時翰苑中人。皆失望懊惱。蓋承先果入場。則必無不中。中後贄敬。必可獲巨萬也。吾國外交上。有至不可曉者。國權所繫。輕以予人。絕不少惜。獨此等虛榮所在。乃竭力以爭。可謂不識輕重矣。

朝鮮人入仕中國

金簡朝鮮人。清乾隆中。其女入貢得幸。冊封貴嬪。授簡官戶部郎中。簡爲人多心思。手創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頗稱精巧。清主甚親幸之。簡亦感特達恩。願世爲臣僕。呈請入內務府旗籍。後任至戶部尙書。初簡官都統兼戶部侍郎時。因補服違制得處分。乾隆諭內閣曰。本日召見都統金簡。見其補服。獅子尾端。繡有小錦雞一隻。怪而問之。則對以奴才以都統兼戶部侍郎。侍郎係文職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當從其尊者。故繡此以表兼綜文武之恩榮耳。章服乃國家大典。豈容任意兒戲。金簡著交部議處。按中國重文輕武。當時一般人之心理已如是矣。

越南進貢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儷體。選詞頗佳。茲備錄之。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萱階日煦。桂甸風清。仰天闔而葵藿遙傾。瞻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皇嚳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之款。尋常雉。費咫尺。螭切。欽惟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堯勛光被。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爲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於所通。所至。波不揚於周海。共畢受於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屆幸。停留抵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寵靈。恪修職貢。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違。維翰維屏。迓天庥於無斃。臣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倣。何文關。阮修等。齎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一恭進今年癸酉歲貢品。物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綢一百疋。土紬一百疋。土絹一百疋。土布一百疋。沉香三百兩。速香三百兩。砂仁米四十五觔。檳榔四十五觔。讀之不勝山河今昔之慨矣。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莫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二册。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咏。蠻徼織弓衣。指此。

清代軼聞 卷四

三六

清代軼聞卷四終

清代軼聞 卷五

文苑雜錄

京師大學堂沿革略

清咸同之季。歐力東漸。曾國藩李鴻章輩。知西法必當慕效。乃請設製造局。立船政水師學堂。以造人材。當時士論。謂西國之長。在兵強器利。故設學僅此而止。光緒初。設同文館於京師。是爲京師有學堂之始。然僅儲舌人而已。甲午中日戰後。士夫漸奮發言自強。康有爲上書請變法。遂及興學。梁啟超爲侍郎李端棻草奏。請立大學堂於京師。御史王鵬運。亦有是疏。中旨允行。其時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剛毅等。在樞府。厭言新政。請緩行。迄於戊戌。康有爲嚮用。復力主興學。迭奉嚴旨。促擬進大學章程。樞廷及總署大臣。倉卒不知所措。梁啟超時在京師。方倡新學。乃爭遣人丐啟超屬章。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爲草章程八十餘事。乃據以上之。時剛毅

自命正學。欲以辦學自任。樞臣翁同龢患之。會李盛鐸等疏薦大學士孫家鼐。侍郎許景澄。乃命孫家鼐爲管學大臣。卽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爲大學堂。延張元濟爲總辦。元濟辭。改延黃紹箕。紹箕典試出。旋以憂去。余誠格繼爲總辦。朱祖謀李家駒爲提調。劉可毅駱成驥等爲教員。蓋員司多用翰林也。美國教士丁韪良爲總教習。實權皆在丁韪良。科學課程。管學不能過問。歐美來傳教者。若李提摩太。林樂知。李佳白。恆有所設學。在中國言學務。李林等其先導矣。故求歐美學者。恆於教士。當時士夫所見。僅乃及此也。京曹守舊。恥入學。赴者絕。其至者。圖居室飲食之便而已。先是總署奏派李盛鐸。李家駒。楊士燮。赴日本考察學務。數月歸。逮八月政變。新政並罷。惟大學以萌芽。早得不廢。民國元年。梁任公歸國。在大學校演說。謂戊戌政變成績。西后推翻無遺。可留爲紀念者。獨一大學堂而已。許景澄繼管學。旋義和團之亂作。景澄以請剿團冤。可毅被戕。生徒盡散。兩宮西幸。召張百熙詣行在。百熙慷慨陳時事。力請興學。遂被命爲管學大臣。其門人南昌沈兆祉。爲草奏陳四大綱。

規畫閔遠。承大亂之後。海內憤悵歎無才。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乃欣然望興學矣。比議回鑾。百熙以蹕路大臣先期還京師。尙未暇及學務。回鑾後。籌大學經費。中國先與俄國合辦東清鐵路。歲給中國利銀三十五萬兩。積存華俄道勝銀行共五百萬兩。百熙奏請撥充大學經費。校址經亂殘廢。方待葺治。乃卽虎坊橋之官書局爲籌備所。日詣議事。而編譯書局均附焉。官書局當戊戌時。爲康有爲等所立之強學會。被劾封禁。乃改爲官書局。命孫家鼐督辦者也。百熙受任之始。卽謝去了隲良。隲良抗爭。與美使交涉久。卒索千金以去。百熙以桐城吳汝綸德望爲時所服。遂以直隸州奏請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當時蓋異數也。汝綸堅辭不起。百熙具衣冠詣汝綸。伏拜地下曰。吾爲全國求人師。當爲全國生徒拜請也。先生不出。如中國何。汝綸感其誠。勉起應詔。奏派于式枚爲總辦。李家駒。趙從蕃副之。汪詒書。蔣式瑗。三多。榮勳。紹英等分任提調。張鶴齡爲副總教習。又設編譯書局。以李希聖爲編局總辦。王式通。孫寶瑄。羅惇勳。韓樸存。桂壇等副之。嚴復爲譯局總辦。林紓。嚴璩。曾宗翠。

魏易等副之。奏定各學堂章程。多出沈兆祉手。是爲第二次奏定章程。庚子後。一大新政。祇有學務。乃以屬百熙。有用人之柄。復掌財權。既雜用外吏。又薪俸厚。羨妬者多。諸人爭以新學自讖。尤爲舊人所恨。蜚語寔盛。榮祿、鹿傳霖、瞿鴻禨在樞府。皆不善百熙所爲。阻力紛起。百熙恆憤慨。時方購地一千三百畝於豐臺。備建七科大學。後劾之者衆。乃因陋就簡。復葺馬神廟大學。立師範、學兩館。非其初志也。汝綸以學務體大。非率爾可舉。當先師東瀛。乃赴日本考察學務。榮祿以榮勳、紹英隨之。行實隱監之。汝綸滋不樂。榮勳與汝綸頗齟齬。紹英則師事汝綸甚謹。蔡鈞爲駐日公使。與汝綸論不合。多所詆諆。留日學生傾仰汝綸。汝綸亦樂接之。值吳敬恆、孫揆均等。以送學生入校事。與蔡鈞抗辨甚力。相率罷學。汝綸力調停之。不可。蔡鈞遂誘過於汝綸。榮祿乃大恚。慶親王奕劻。至謂汝綸當正典刑。肅親王善耆。力護救之。百熙急電促汝綸歸國。遂還桐城。百熙以讒謗急。不敢招至京師。汝綸旋卒於鄉。汝綸抱教育天下之願。在東劬於考察。思歸而實行。不遂遽歿。中外悼之。張鶴齡以副總教

習主教務。聘孫詒讓、蔡元培、屠寄等充經史學教員。詒讓、元培不至。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法學博士巖谷孫藏爲仕學師範教員。陸宗輿、范源廉、章宗祥充譯員。壬寅冬開校招考。甄拔多績學之士。各省材雋一時並集。新奇瓌偉之風氣詭異之服飾。潮涌於京師。且集於馬神廟一隅。梁啟超撰新民叢報於日本。激發民氣。國內波靡。大學生徒益發揚蹈厲。謗讟乃集於百熙一身。効者紛起。百熙直南齋久。宮廷信其謹厚。無他腸。惟召對時恆訓誡之而已。忌者必欲摧鋤大學。目爲革命之府。人爭爲大學危。百熙苦心支拄。力任羣謗。大學賴以存。其後派遣東西洋游學。京外各學。以次遞舉。皆百熙心力之所爲也。百熙負時望至隆。屢將進樞府。皆爲忌者中之而止。蓋以支拄學務之故。每撫膺太息。謂學務阻力橫集。成就狹陋。無以對天下後世。其拊循學生。肫誠懇摯。第一次選大學學生。分赴東西洋留學。親至站送。其登車勉以宏大之業。及百熙歿時。舊日生徒集祭。皆哭失聲。蓋所感深也。大學既負重謗。御史王某密奏言本朝定制。各部官皆一滿一漢。故能相維不敝。今大學僅一漢大。

臣致成弊數。請增設滿大臣主其事。時榮慶以倉場侍郎超拜工部尙書。方被信任。乃增命榮慶爲管學大臣。命驟下。中外愕眙。故事凡滿漢同官必滿人執權。榮慶至。頗自尊。百熙不能行其志。榮慶旋入樞府。百熙益無權。旋別設學務處。以張亨嘉爲大學總監督。百熙堅主選派學生赴東西洋游學。榮慶滋不願。百熙持之堅。卒派遣榮慶怨之。後益專斷。百熙遂無一事可辦矣。榮慶積不懌於百熙。值張之洞自鄂督入覲。乃奏請以之洞改訂學堂章程。之洞留京數月。悉更定之。之洞獨斷。百熙拱手讓之。榮慶遂不能容喙。心不能平。然無如何也。之洞手定學章。凡七易稿。始成。奏上。御史左紹佐奏駁之。其詞甚辯。付學務大臣議。覆奏仍允行。百熙深倚沈兆祉。李希聖。兆祉受讒搆於樞府。恐終累百熙。乃自請辭去。榮慶深惡希聖。希聖旋病歿。之洞與張鶴齡論學科不合。亦深惡之。鶴齡乃辭去。之官湘中。旋提學奉天。以勞歿於官。之洞旋還鎮。復命孫家鼐爲學務大臣。至是凡三管學。百熙位第三矣。歲乙未。今總統袁公請立學部。乃以榮慶爲尙書。朝廷防革命急。謂百熙寬縱。以榮慶嚴峻。且蒙

人可信。故舍百熙而用榮慶。百熙至是謝學務。百熙方籌設分科大學。命朱啟鈴辦校舍工程。距謝學務僅數日耳。榮慶主節用。又謂校舍在城外難約束。遂止不辦。及張之洞入樞府。兼管學部。銳意辦七科大學。仍就馬神廟校地稍擴充之。與百熙當時計畫不盡同也。張亨嘉爲總監督後。繼之者爲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勞乃宣。嚴復皆夙負學界重望者也。迄嚴去而何燏時來。乃始以少年新進署大學校長矣。

曾文正得俞蔭甫卷

嘉道以後。殿廷考試。尤重字體。道光庚戌。吾浙俞蔭甫太史樾成進士。素不工小楷。覆試竟冠多士。人咸詫焉。後知由曾文正公。蓋公方以少宗伯充閱卷官。得俞文極賞之。且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之句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第一進呈。後俞典學河南。以人言罷職。同治四年。寓書於公。述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迴。洵符落花之讖矣。然窮途著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云春在乎。因自顏所居曰春在堂。案庚戌年榜

人物內貳六官外膺封疆者。不聞大著聲績。太史則鑽羣經史。譔著哀然。榕苑一時。優劣千古。相士若文正公。洵風塵巨眼矣。

天南遯叟

長洲王紫銓韜。又字仲弢。才大學博。倜儻有奇氣。髮匪之亂。太平戰事起。以獻策忠王事。平。當道索之急。遁迹香港。自號天南遯叟。平生著作等身。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普法戰記十四卷。其餘又有瀛壖雜志。遯窟譚言。海陬冶遊錄。鼓園詩文集尺牘等。不下數十卷。壬午春歸自香港。年已五十餘。雖兩鬢已蒼。而談笑詼諧。猶有豪氣。人因以東方朔比之。先生著有薔華詩鈔兩冊。避居西廡云。倉皇烽火逼殘春。蹈死孤臣敢惜身。報國空陳平賊論。辨冤誰作上書人。早拚骨肉填溝壑。妄冀功名動鬼神。一切恩情盡灰冷。君親但結再來因。紀夢云。靈簾墨會託神仙。今夕相逢休問年。事到難言卿自解。容誰可比我猶憐。花間玉笛涼無語。枕畔銀缸照不眠。碧宇紅牆原咫尺。重來

未必隔人天。閨興云。靈仙書窟寄閒身。紈扇初題墨尙新。新著單紗還怕熱。偷揩香汗避生人。疎桐陰底小庭幽。簾外溟濛雨未收。涼煞夜深花怯病。海棠先帶一分秋。雜句如薄俗輕文字。雄心擾米薪。亂世文章多賈禍。窮途性命尙憂時。有價始知官長賤。無求轉覺布衣尊。垂死雄心王景略。一生低首謝宣城。雙槳人來曾有約。六朝山好半無名。竹葉杯中春似海。梅花帳裏夢如煙。先生通西學。當時日本海禁初開。學者多師事之。交人則暖暖。妹。妹。雅俗無少忤。蓋亦篤於情者。

詩人得意

秀水陳曼壽鴻誥。落拓不羈。晚年挈家僑寓滬上。與姚芷芳文藻葛隱耕其龍袁翔甫祖志倡和。君豪於飲。以故詩酒交游。裙屐紛集。阮囊漸罄。乃子身往東瀛。依太政大臣黎堂爲幕賓。黎公卽日本相臣也。日本故好文。陳到後。墨客詩人。咸來訊訪。陳與日本國詩人添進一（字漸卿）大學士副島種臣善。至是代爲揄揚。得門下士愈衆。至有紅閨繡女。翠袖佳人。咸執贄列弟子行。若琴水。若松江。若小洲。三女士最著。

也。嘗寄姚芷芳詩云。環珮珊珊問字來。小樓晨夕樂追陪。隨園當日門牆盛。未見搜羅海外才。書生得意之情。可以想見。芳芷答詩云。海外書來得意誇。從來女畫貌如花。搜才縱勝隨園廣。可有當年席道華。曼壽日本山城雜詠。及浪華雜詩。一時多傳誦之。茲摘數首云。萬里乘槎到海東。元龍意氣自英雄。他年父老留佳話。曾賦新詩上相公。山色朝朝翠撲簾。吟情畫興逐時添。思量寫徧滄洲景。自笑於陵太不廉。嵐山偃水秀靈鍾。結伴尋幽數過從。好景眼前拋可惜。扶筇未上日支峯。故人家住木蘭橋。(自註爲小淞)著屐能來話寂寥。有約棕湖消夏去。開紅一舸醉深宵。綺席頻聞竹與絲。漫拋紅豆惹相思。鴨涯多少如花貌。眉樣終嫌未入時。路隔重洋閱幾千。遠徵畫幅並吟箋。平陽嬌女眞何幸。結此東瀛翰墨緣。(自註時東人求慧娟女詩畫者日益衆。番舶遞寄。相繼不絕。)自由亭裏寄閒身。興到揮毫快絕倫。博得青蚨謀一醉。阮囊雖澀不愁貧。水國霜寒十月時。芙蓉花發兩三枝。灑江幾度娛清眺。無數雲山要好詩。松島花街地界寬。女閨千百繞團圓。我揩老眼燈光下。一笑眞同霧

裏看。案頭繚素若山堆。忙裏還將卷頁開。日選同人詩幾什。要知東海亦多才。（自註有日本同人詩選之刻。）人世仙緣卻可知。偶騎赤鳳過瑤池。一叢姊妹花爭豔。攀得春風最小枝。多少長虹臥水中。車行處處路途通。特繙志乘稽名目。恰與南朝寺數同。（自註大阪橋梁竟有四百八十之多。）癸未春君因嫁女。自東瀛返。至甲申。人日後一日。竟歸道山。惜哉。

白門新柳

金陵自遭髮逆之變。南朝金粉。一洗而空。經曾文正公克復城垣。栽培花柳。於是渡暄桃葉。水媚秦淮。六代胭脂。管絃又沸。全椒薛慰農先生有白門新柳詞云。白門有客惜芳華。棖觸前遊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記煙花。結伴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再裴回。可憐一樣秦淮柳。都是紅羊劫後栽。酒榼茶籃載上船。有人豔說散神仙。那知客裏無窮感。半在倡條冶葉邊。先生曾著白門新柳記。秦淮豔品兩冊。時適因李宗羲制軍督兩江。素以道學自呼。見此書即燬板禁之。今雖有重刊本。已

借他人名矣。

華十五傳

華十五。皖孝廉也。佚其名。邃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恃才傲物。詆及前賢。并疵當世之嶽立者。或以經義叩。則曰汝輩如蟻螻具足。不出戶庭。乃欲與鴻鵠談雲漢事耶。鄰邑有某生。富於文。意頗自負。而嘗慕孝廉名。以爲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挾生平傑作而造焉。值華臥方起。蓬跣而出。生亟置藁於案。趨前揖之。華瞠目四顧。若未之見。頃之。僕進盃茗。而不及客。華從容盥沐。旁若無人。洗畢。卽以生藁抹其桌。生怒不能忍。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擲藁曰。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紙劬售人。著水不略重乎。生取藁恨恨去。其玩世不恭。妄自尊大有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耗者將十年。僉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禮闈。榜發。始傳華捷南宮。及魁墨出。同學讀其文者。咸詫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索索無生氣也。先是華登賢書。聲稱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額有挺骨。稜角太露。雖得文名。異日恐不免凍餒。聞者咸嗤其妄。及華以兀傲之

故僉惡其不近人情。親友不相顧問。以致廚斷炊煙。華始憬然。恐應相士言。時有宦越之戚。華擬投之。匆匆就道。不計貨糧。程未半。而囊金既盡。并罄衣裝。復值嚴寒。枵腹行村落間。朔風侵骨。兼遭雨雪。路滑泥濘。遂陷於淖。良久始匍匐入一古廟。僵臥神龕下。旋有數丐提筐入。吐曰。此我儕地。汝垂斃者。何臥於此。華不語。卽被拽出。棄道旁。適有某翁過其處。憐而昇歸。飲以溫湯。一夜始有聲。詢爲孝廉。益善視。華因凍血凝結。徧體赤腫。數日後腫處悉潰成瘡。患三年。病始愈。而啖特健。每餐能盡飯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頓偉。迥異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爲報。願授諸郎君業。翁喜。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爲鄉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遇春闈。資以多金。應禮部試。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艱。平昔英鷲之氣。鑿除殆盡。是故言爲心聲。宜其文之平易近人也。未幾。華官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泊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虛衷晉接。曲盡鄉誼。又二十年而卒。聞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頗憶廟中時事否。則肅然起對。

曰不敢忘。偶行隴畔。有村童笑指曰。此固廟中丐也。今儼然爲某家師矣。華聞亦無慍色云。按華天分儘高。故能力返前轍。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爲賢令。皆由動心忍性所得。否則以餓殍終矣。毛對山先生有句云。最甘惟藥石。奇暖是冰霜。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尤可爲目空四海者借作虞箴也。

機聲燈影圖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太夫人教之讀書。一日太史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此句。太史貴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詩筆表揚。同時鉅人長德。咸有題詠。見之嘉道詩文集。中甚多。

難倒彭元瑞

乾隆朝士屢於上前稱彭文勤博學彊記。上思有以難之。值乙未會試。欽命詩題爲燈右觀書四字。諸總裁覆命曰。叩請出處。時文勤適侍班。上目視文勤。文勤叩首曰。臣學問荒陋。亦不知詩題何出。上笑曰。是夕朕偶於燈右觀書耳。文勤趨出。上顧侍

臣曰。今日難倒彭元瑞。

毛西河逸事

西河晚年自署楹帖云。千秋經術留天地。萬里蠻荒識姓名。蓋時有琉球使者過杭。覓瀨中集訪見先生也。汪蛟門比部懋麟嘗誦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句。西河在座。佛然曰。鵝詎後知耶。人遂謂西河不知詩。然是句之妙。西河何嘗不知。特其崛強本色。不辯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時火氣。不許令人低首古人。何嘗爲解經講學起見。西河納妾曼珠。矜寵特至。夫人陳頗不平。嘗詆之於客座。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獺祭乃成。後人有論詩絕句云。曼珠不擅專房寵。誰識君詩獺祭成。可稱雅謔。

衡文巨眼

康熙二十年。方洗馬象瑛。王吏部材。任蜀典試時。川中兵革方定。輜車所屆。滿目荆榛。方王二君。殫心蒐拔。惟恐偶屈一士。得士四十二人。每拆卷當事。輒額手稱慶。當

未徹棘時。學使者馮雲驥籍三十人。驗其得失。榜發。售者二十有五。副車三。所未見者二人耳。蜀人相傳以爲佳話。乾隆壬午。吳修撰鴻督學湖南。是科主試者爲嘉定錢詹事大昕。韓城王文端公杰。場後諸生各以闡藝呈吳。吳最賞者五人。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蕭陳聖清也。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揭曉日。招客具飲。使人走探。俄抄榜來。自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大喜過望。首唱一詩。以誌其盛。和者三十餘人。二事極相類。合記之以見當時諸公慎於取士。尙不至如今日之視若具文也。

謝金圃憐才愛士

嘉善謝金圃侍郎。乾隆十六年。以優貢應南巡召試。列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明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因撰文錯誤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饒歌。復原官。在上書房行走。嘗館大學士傅公家。額騎尙書暨文襄王。皆沖齡受業。九掌文衡。而在江南。則典試督學。皆再任。公純篤貞亮。實足以仰副倚任。其甄擢名士。卓識宏量。尤爲

近代公卿之所難。三元錢槩鄉會試皆出公門。殿試公與讀卷。世稱盛事。高郵李惇嘉定錢塘。山陽汪文端公廷珍。陽湖孫星衍。甘泉焦循。皆由公識拔成名。經術文行。表表稱江淮間儒者。汪容甫中方貧困。遭侮。受公知。充丁酉科江都拔貢。公嘗語人。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於容甫北面矣。自是明經文譽始大起。阮文達公始應童子試。公極口獎勵。召入第讀書。卒爲鉅儒賢相。嗚呼。直省督學十八人。越三年一更易。典試數且倍之。憐才愛士如謝公。今何人哉。秀才初出貢。許其才學足爲侍郎學政師。雖自知素明者。恐未毅然出諸口。公於是乎不負所職矣。

汪容甫逸事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孫志祖。蔣士銓。皆爲所窘。時僑居揚州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卽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

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
詼諧皆類此。稚存與容甫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偕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
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貴倨。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
揖商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頷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
商人逡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
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慄喪。登輿去。夫商人謁山長。
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狻猊上談讀禮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
甫爲誕率。然今之講學家。一遇冠服貴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

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

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後附一小幅。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跋。其
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
尤江二君爲寫圖布景。而余爲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眞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

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新之女纘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婢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毫者。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小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織織。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爲淒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羸人。乃託老友崔君爲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

禴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瓊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爲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印隨園主人白文。花裏神仙朱文。題詞者三十一家。再題者一家。後有錢元莊章等觀款。郁熙灝購圖題記。慶霖詩云。紛紛都是掃眉才。境過聊將往事諧。白髮傳經人縱老。紅妝問字例誰開。春歸蓉館千花擁。泪下銅仙一笛催。知否披圖憐宋玉。雌風無復到蘭臺。席佩蘭詩云。寶石山莊靠鏡湖。人間清絕一方壺。十年枉作西泠夢。早已全身入畫圖。先生端坐彩毫揮。爭捧瑤箋問絳帷。中有彈琴人似我。數來剛好十三徽。選刻新詩昉玉臺。卷中人各手親裁。白家老嫗康成婢。未許窺規入坐來。老壽翁須過百齡。果然位業是真靈。願同伏勝傳經例。一個門生授一經。後來居上亦何嫌。廿六人終取格嚴。恰比十三行玉版。誰家副本又新添。袁淑芳詩序云。嘉慶元年十一月九日。隨園伯父來。眠淑芳並拜壽餅螺丸之賜。時出十三女弟子圖命題。勉成八絕。錄求誨正。不扶鳩杖不乘船。步訪深閨日午天。贏得癡兒與嬌女。爭先出戶看神仙。圖集閨中賦茗才。轉因鄭重不輕

開水沈一貼。剛分與。鵲尾金鑪手。燕來。此事推。袁得未曾。詩禪。仙女玉傳燈。嗤他一箇徐都講。猶自編詩。託友朋。詠絮多。慙謝女才。他時內集。定教陪學吟。畢竟從姑好。二妹詩中。認體裁。雲璈一隊。會羣仙。桃李春風。別樣妍。只恐湖頭。西子妒。遲生那不二千年。螺丸只賜女門人。聞說隨園。例可循。閨友莫嫌。今破例。元須讓我數家珍。畫圖才卷。又重開。白髮紅妝。細認來。拚著他年。遊寶石。一花一草。一徘徊。請業重圖後。十三待公容。我蝨其間。詩壇若準。宗盟例。同姓人。應作領班。兩圖最十七人。以孫雲鶴。嚴蕊珠。金逸。戴蘭英。詩筆爲最清。雲鶴聽雨樓詞。世豔傳本。曩歲辛卯。余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瑯館。藏本移鈔。後乃盛傳。吳下。風格在秋水。夢影之間。請業圖。雲自在。靈有臨本。悉依元圖。寫真衣服。妃色。花石。渲染。澹濃。疏密。無繭髮殊。傳世久遠。殆能亂真矣。隨園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爲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炤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毛西河女弟子

毛西河集附徐都講詩。其女弟子徐昭華所作也。初昭華請業於西河。命題仿六朝體。賦得拈花如自生。詩云。明珠照翠鈿。美玉映紅妝。步移搖彩色。風回散寶光。蛛絲髻上繞。蝶影鬢邊翔。誰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擬劉孝標妹贈夫詩云。流蘇錦帳夜生寒。愁看殘月上闌干。漏聲應有盡。雙淚何時乾。又云。芙蓉花發滿池紅。黛烟香散度簾櫳。畫眉人去遠。腸斷春風中。西河深賞識之。塞上曲云。朔風吹雪滿刀鏃。萬里從戎何日還。誰念沙場征戰苦。將軍今又度陰山。長雲衰草雁行平。沙磧征人向月明。思婦不知秋夜冷。寒衣還未寄邊城。曠騎三千出漢關。雕戈十萬臥燕山。月明近塞頻驅馬。尙有將軍夜獵還。感慨豪宕。出自閨閣。洵非易及。西河序其詩云。昭華既受業。傳是齋中。每賦詩。必書兼本郵示。予請益。陸續得如千首。留其帙。不忍毀去。遂附予雜文後。存出藍之意云云。

記彭元瑞

南昌彭文勤元瑞督學浙江時。試卷皆自閱。凡置卷數百。二僕侍側。左展卷。右收卷。

循環不息。侍者告疲。公優游自若也。按試告示。有大場則萬卷全披。小試無一字不閱語。乾隆丁酉。典試浙江。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議論識力。詞采氣局。色色皆妙。試卷萬餘。徧加評鶩。著語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鄞邑某先達。薦而不售。卷評一字曰庸。因是發憤揣摩。盡變其習。卽於次科獲雋。是科副主試茅耕亭閣學元銘。出闈後。贈公聯云。聞士頌之。自吳於越。讀公文者。如韓歐陽。公在翰林時。高宗嘗命作周有八士至季。隨破題。先示首句云。舉八士而得其七。公應聲云。皆兄也。嘉慶丙辰。御製新正千叟宴畢。仍茶宴廷臣於重華宮。詩命羣臣次韻。和坤倩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愜。屬公改正。公卽易以帝典。王謨三粵若。騶虞麟趾。五吁嗟。一時和者。皆莫能及。

汪容甫之怪誕

汪容甫先生中。近代名儒也。其文與魏源。馮源。龔祚。定庵。齊名。嘗言平生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飲食而始生。生不百年而卽死。一憾身無兩翼。可飛踏九霄。足不

四蹄可徒走千里。一憾古人但箸述流傳。不能以精靈晤對。有三畏。畏雷電。雞鳴。婦人聲。相傳先生於原配某夫人。多伉離之詠。夫人以鬱鬱死。後先生入闈。夢夫人至。曰。君將徼倖一第。文已錄籍。他日蜚騰。能以糟糠繫寤念否。願以誥勅之榮。期以泉壤。先生首肯。夫人堅之至再。請書之裙帶。以爲券符。先生慨然爲書。迨既醒。則卷面淋漓。墨花狼藉。遂不終場。先生每以告人。或曰。先生本名宿。是役也。因年紀已邁。心血已竭。又復驚奇。以致窘澁。而託之鬼怪。故爲塗附云。先生遺著有述學二編。及廣陵通典等。先生性故迂怪。終身食貧。晚死又極其不堪。子孟慈先生喜孫。世其學。先生湛深經學。以科名爲不足重。遂不求進取。稚存太史詩中。所謂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應許號明經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畢秋帆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畢公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天下有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卽以五百金馳送其家。先生之曠達。宮保之禮賢。時兩稱之。先生少時家墓貧。欲讀書。苦無資本購置。弱冠入

泮始入安定書院。得徧觀藏書。遂爲通儒。然性卞急。無容人量。商總某嘗報效十萬金。得賞二品銜。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驢從其後。戴草製暖帽。以紅羅蔔爲頂。以松枝爲孔雀翎。於項間挂冥鐵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如何。以五千金爲壽。始寢其事。

龔定菴軼事

晚清文人。龔定菴最負重望。所爲文詩。皆廉悍偉麗。不立宗派。思想尤淵淵入微。生平治學頗博雜。惟近時坊刻定菴文集。只六冊。其所自定之二十四卷。本已無地可尋。定菴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游。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伎。卽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旣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恨。乃作干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菴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生平所得金。皆隨手盡。京師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顧也。在京日所歡甚多。與

某貝子福晉。誼最篤。舊例凡滿蒙王公貴人諸內眷。例不許外出。惟每季可游廟一次。游廟有定期。某福晉於游廟時。與定菴遇。既日成。以蒙語相問答。由是通殷勤。未幾。爲某貝子所知。大怒。立逼福晉大歸。而索定菴於客邸。將殺之。貝子府中人。素受福晉惠。偵知其事。告定菴。定菴子身。走至江淮間。幾乞食。其集中紀行詩。有留眷於京。單身外出。及文集中。重過揚州記。皆此時作也。定菴官京曹時。得趙飛燕印。狂喜賦詩。詩載入集中。而不詳其緣起。及印之形狀。李恣伯因謂龔爲人欺。觀吳石華集中。有題此印詩。所紀甚詳。特錄如下。以爲藝林添一故實。其序云。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紐作飛燕形。文曰。健存。妾趙四字。篆以秦璽。似獨以鳥跡寓名。嘉靖間。藏嚴分宜家。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及朱竹垞家。最後爲嘉興文後山所得。仁和龔定菴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婁壽碑相易。並以朱提五百。遂歸龔氏。此冊乃何夢華所拓也。詩云。碧海雕搜出漢宮。迴環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綢繆印。親蘸香泥押臂紅。不將名字刻莒華。體製依然復內家。一自宮門哀燕後。可憐孤負玉無瑕。

黃門詔記未全誣。小印斜封記得無。回首故宮應懊悔。再傳重問赫蹏書。錦裏檀薰
又幾時。摩挲尤物不勝思。煙雲過眼都成錄。轉憶龔家婁壽碑。聞此印後歸潘德翁
方伯。今不知流落何所。按趙氏位僖仔凡三人。一鉤弋。一宣主。一合德也。闕近人筆
記。載龔與明善堂主人事。按主人名奕繪。號太素。爲榮恪郡王縣億之子。封貝勒。著
有明善堂集。側福晉者。卽太清西林春。著天游閣集者也。太清姓顧。吳門人。才色雙
絕。貝勒元配妙華夫人歿後。寵專房。貝勒由散秩大臣。管宗人府。及御書處。又管武
英殿修書處。旋改正白旗漢軍都統。性愛才。座客常滿。其管宗人府時。龔方爲宗人
府主事。常以白事詣邸中。貝勒愛其才。尊爲上賓。由是得出入府第。與太清通殷勤。
時相倡和。龔雜詩中。所謂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卽指此事。聞太清好
著白衣。故云云。太清貌絕美。嘗與貝勒雪中並轡游西山。作內家妝。披紅斗篷。於馬
上撥鐵琵琶。手白如玉。見者咸謂玉嬌重生。又聞貝勒所作詞名西山樵唱。太清詞
名東海漁歌。當時特取其對偶云。某說部中。見有龔某外詩一首。此詩舊藏蔣劍人

家後歸王紫怪。蔣與王皆與龔子孝拱相友善。決爲龔作無疑。詩云。未定公劉馬。先宰鄭伯羊。海棠顛未已。獅子吼何狂。楊叛春天曲。藍橋昨夜霜。微雲纔一抹。佳壻憶秦郎。又題友人扇一絕云。女兒公子各風華。爭羨皇都選壻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情辭恂恍。他人斷無此思想。此筆墨也。龔以奇才會試舉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爲干祿新書以諷世。其所著詩亦多諷世之作。如詠詩史。則爲曾賓谷而作也。如小游仙詩。則爲不得軍機章京而發也。龔爲主事時。其叔方爲尙書。一日龔往謁。甫就坐。忽閤人報有小門生求見。其人固新入翰林者。龔乃避入耳室中。聞尙書問其人。以近作何事。其人以寫白摺對。尙書稱善。且告之曰。凡考差。字跡宜端秀。墨跡宜濃厚。點畫宜平正。則考時未有不入彀者。其人方唯唯聽命。龔忽鼓掌曰。翰林學問。原來如是。其人惶遽去。尙書大怒訶之。由是廢往還禮。以自絕。定菴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歲歿於丹陽。其歿也。實以暴疾。外間頗有異詞。初定菴官京曹時。常爲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側福晉西林春太清慕其

才頗有曖昧事。人謂定菴集中。遊仙諸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闋。猶恍迷離。實皆爲此事發也。後稍爲主人所覺。定菴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酖之也。或又謂定菴晚年所眷靈簫。實別有所私。定庵一日往靈簫處。適遇其人。因語靈簫與之絕。簫陽諾之。而蹤跡則愈密。半歲後。定庵一日又見其人。從靈簫家中出。因懷鳩以往。語靈簫其人。倘再至者。卽以此藥之。藥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卽死。死亦無傷痕可驗也。靈簫受藥。卽置酒中以進。定庵飲之。歸卽不快。數日遽卒。

龔半倫傳

定菴子孝拱。初名公襄。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號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云。曰半倫。爲閻齋方伯孫。定菴先生長子。生於上海道署中。先是構李三塔寺未建時。其前有潭。廣畝許。土人言其下爲亂穴。曩有高僧過其前。結壇潭側。誦經三晝夜。龍現於夢。乞恩。僧曰。汝能使潭水立涸。得建寺基。卽舍汝。龍頷首去。明日。潭果無水。因卽其地建三塔寺。定菴中年乏

嗣其夫婦皆好佛。乃詣寺求子。夫人入門。恍見一龍首人身者。撲其身。驚而返歸。卽有妊。將產之夕。定菴適旅京。夢一龍入室。越日得家書。適於是日獲一子。知非凡品。初墮地。啼聲甚宏。有薄膜蒙其面。剝之。面目乃見。以上本王韜筆記所述。王與龔爲至交。知其家世甚詳。語雖無徵。姑存其說。定菴少好藏書。富甲江浙。多四庫未收本。半倫幼好學。天姿絕人。於藏書無所不類。爲學浩博無涯。既長。隨定菴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與色目人游。彎弓射馬。居然一胡兒矣。嘗入粟一應京兆。試不售。則大恚。由是棄舉子業。居京師日。與靈石楊墨林善。楊素豪富。愛其才。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日揮千金無吝色。楊死。半倫失所恃。又性冷僻。寡言語。儔人廣衆中。一坐卽去。顧好爲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稔。是時英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倫薦。威與語。大悅之。旅滬西人。由是呼半倫爲龔先生而不名。凡半倫所至。輒飭捕者護衛之。月致萬金爲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

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曾國藩督兩江。聞半倫才思羈縻爲己用。某歲入覲。道出海上。設盛宴邀半倫。至酒酣。國藩以言餽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國藩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未幾。威死。半倫益頽放。不自振。居恆好慢罵人。視時流無所許可。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往往避道行。舊所藏書畫古玩。斥賣略盡。始納一姬。寵之專房。繼又購二姬。則其寵漸移。久之。二妾竟同遁去。居海上十數年。與妻未嘗一相見。有二子。皆讀書自好。來滬省親。輒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縣令需次蘇省。亦不睦。庚申後。其家人在內地者。亦無敢與往還也。年五十三。發狂疾死。瀕死。出其所愛帖。值千金者。碎翦之。無一字存。所著述甚多。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燈考二卷。詩文集四十卷。均散佚不傳。

記樊樊山查辦貽穀案

丁未戊申之交。領軍機者張袁慶外。尙有鹿傳霖其人。鹿初本與故相榮祿有舊。庚

子勤王至西安。榮相挽之入樞府。慶瞿暗鬪。鹿長吏部。張袁入相。再入樞垣。鹿爲人貌謹厚。然銜角內歛。以崛強著聞。在樞府無所建白。惟查辦貽穀案。頗錚錚見頭角。初兩宮迴鑾。擬派大員與辦西北屯墾。貽穀丐榮祿請於孝欽。得充墾務大臣。兼綏遠城將軍。旋又兼理藩部尙書銜。便節制蒙盟。勢烜赫矣。貽穀本饒心計。家貲富厚。出關卽責蒙旂報效地畝。又設公司。以賤值購蒙地。以善價售之。一轉移間。致富鉅萬。會與副都統文哲琿不協。文遽以婪贓劾貽氏。疏入。孝欽甚怒。令軍機擬旨派員查辦。鹿氏自負骨鯁。慷慨請行。奔飭得貽賂。懼鹿氏不易動搖。請旨以紹英貳之。然紹英視傳霖行輩資望。不如遠甚。雖隨行惟拱手畫諾而已。鹿傳霖旣承旨查辦貽案。則物色隨員。開缺山西巡撫張曾敷者。故與貽穀有宿怨者也。爲南皮姪孫。以鹿爲南皮姊夫。故曾敷嘗往來鹿家。是日鹿退朝。與曾敷言及查辦事須物色隨員。曾敷言大人故吏樊增祥者。現閒居都門。此非一絕好隨員耶。鹿大喜曰。吾老悖乃不憶及此。幸子語我。乃專奏調樊隨行。鹿偕其副紹英至綏遠。樊氏參謀帷幄。其一切

查辦狀況。具見奏摺。然貽雖以張鹿兩漢相之迫壓。獨能再接再厲。終得脫身。金錢魔力能左右一切。可歎也。樊樊山以忤甘督升允去官。升允固與樊爲香火兄弟。素相狎。升任糧道時。出贓十萬。報効清廷。故不一年。升陝撫。旋調甘督。增祥以升容容。恆狎視之。升積不平。藉糧務事。派員查辦陝藩。增祥怒。盡拘留其委員。又疏劾升不法。升亦騰章相詆。廷議下錫良查辦。錫以滿漢意見。又受託。竟不直樊。於是樊遂落職。至查辦貽案時。計已被放一年矣。

記樊樊山

樊增祥鄂施南人。爲人足智謀。優文學。以庶常改官陝西渭南令。鹿傳霖撫陝。榮祿任西安將軍。均倚重之。甲午之戰。榮祿內調。幫辦軍務。後三年。總統武衛五軍。樊適以卓異。召對稱旨。記名以道府用。交榮祿差遣。自是樊居榮幕者年餘。拳變作。樊款段出都。返西安隱居。至是兩宮西幸。榮祿以樞府秉筆無人。任樊掌詔敕。庚子冬季。及辛丑春。初屢下罪已詔。皆樊削草。樊亦以是擢任鳳穎道。洊升陝臬。陝藩屢駁大

用矣。然以自視太高。應事接物。往往盛氣凌人。累起累躓。論者謂樊雖久歷仕途。仍不脫文人習氣云。

錢文端少時之貧

錢文端公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竈無宿薪。汲井水盥手。膚爲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餬口。冬無裘。入市以三百錢買皮袖。自綴於袍。鈔纂益力。踰數年。旋里。課兩弟讀書於南樓。去梯級。縋繩送飯食。歲除始一下樓。如是者二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席寵累代。高廟南巡。公扶杖迎鑾。御製詩。至有江浙大老之目。迴憶童牙。孤露飢寒。逼人雖寤寐中。當無此冀望。士之匿影蓬華。憔悴謀生者。觀於公。無自戚戚也。

畢秋帆

畢制府沅。庚辰狀元。歷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姚姬傳先生至。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

以謝天下。其受謗也若此。然好儒雅。廣集遺書。敬重文士。孫淵如洪稚存趙味辛諸名士。多出其幕下。嘗歲以萬金遍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不虛也。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寧爲巡撫。陳望之准爲布政。三人朋比爲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爲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後得免。時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爲初頤園所劾罷。惟福寧尙列仕版。人皆恨之。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喜滑稽。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爲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爲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砥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記高江村

高江村士奇華亭人家甚貧窶。鬻字爲活。納蘭太傅明珠愛其才。薦入內庭。康熙帝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獵。皆命江村同禁獵羽林諸將校。並馬扈從。故江村詩有翡翠叢中列。鵝黃隊裏行云云。蓋紀實也。江村性趨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愜上意。一日上獵中馬蹶。上不憚。江村聞之。乃故以瀦泥汚其衣。趨入侍側。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墮積瀦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故懦弱。爾適朕馬屢蹶。竟未墮騎也。意乃釋然。又上登金山。欲題額。濡毫久之。江村乃擬江天一覽四字於掌中。趨前磨墨。微露其跡。上如其所擬書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高江村結歡內侍

方江村之入都。自肩被進彰義門。書聯扇遍贈朝貴幹僕。以謀朝夕。明珠司閤見其善書也。延課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數函。倉卒無人。司閤以高對。卽呼入。援筆立就。明珠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既置身勢要。橐

益日以富。則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內庭隱秘事。皆得聞。或規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詢及。輒能對大意。故益得異寵。上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進。至是明轉向之。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之肩輿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視。踏步入門。若弗知也。諸貴客皆使僉從偵探。盥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僚。或延一二人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輿始摩擊而散。明日俟於巷者復如故。聲勢赫奕。上下側目。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襪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資。卽可得其招權納賄狀。上一日問之高。跪進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由恩遇中來也。上笑置之。後以排之者衆。放歸。

郭南華劾高士奇疏

郭南華劾王鴻緒高士奇奏疏云。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

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恣肆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略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詔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前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審聞。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人居停。哄騙而貪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楨。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維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

托照拂。此外順治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李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貲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削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豁壑。是士奇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可誅者三也。聖駕南巡時。上諭嚴戒餽送。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愍不畏死。於淮揚等處。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萬金。潛送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壘。斷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卽以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

臣若不言。有負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賜罷黜。明正典刑云云。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冀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菌次爲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麇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東里奇句

吳東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謙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爲奇創。康熙丙寅年。已八十餘。其將易簣也。忽起坐曰。尙有詩債未了。亟呼孫口授。輒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漫數十韻。詩成。瞑目而逝。

餓餓狀元

康熙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遲澀。當廷試日。諸進士薄暮皆出。而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諾。直至四鼓始獲呈卷。上廉知之。以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戲贈云。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餓餓。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麪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餓餓都下方言也。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鼓。爆竹黏吟。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符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卽還署。呼役昇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煙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

生觀光也。時楚產尙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此事爲稱首。

賦梅釋雲

陳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陳一見神移。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陳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陳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旣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卷有期。

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藤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橐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爲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屣。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蘋。才華敏贍。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索明二相博古

索額圖明珠並相時。權勢相侔。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爲郭制府琇所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鑊盤盂。索相見之。無不立辨眞贋。無敢欺者。明相好書畫。凡其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人有比以鄴架者。亦一時之盛也。

張文襄壽文

張文襄七十生辰。樊樊山撰駢文二千餘言爲壽。中敘述文襄外任四十餘年。凡所興作。輒遭部臣齟齬。有警句云。不嘉其謀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數語直抉出文襄心事。相傳此文。係交電局分日拍發。文襄閱至此段。掀髯笑曰。雲門的是可兒。又文中敘述文襄禁學界沿用東洋名詞。又云。如有佳語。不含鷄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措詞亦殊佳妙。

王湘綺輓張文襄聯

南皮晚年極疲憊。論者謂其有意避事。或亦有之。蓋其閱歷既深。覺無一人可靠。無

一事可辦。遂憤憤流於消極。亦理勢然也。沒後。南北士林多悼惜。輓章極多。惟湘潭王湘綺先生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淒然。有餘慟焉。

廿八字易百金

楊士驥既死。朝旨命那桐署直督。旋調端方繼其任。端方自負才略。出語尖薄。侮屬僚。屬僚恨之。會孝欽奉安。隆裕后扈行。端方沿途遣人拍照。又藉陵寢樹木安設電線。李國杰嚴摺參之。以廷議落職。端家居意甚不懌。有某朝士獻詩爲之開脫。詩云。高廟何曾盜玉環。長陵坏土穩如山。漢家若用張廷尉。定把無名法令刪。端得詩大喜。贈百金。朝士遽攜赴勾欄中。一日揮斥淨盡。曰。無使盜賊餘贓。污我囊橐也。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治詩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蘿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峰。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嬾。女比兒柔不厭多。

詠鼠云怪它兩眼小於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王桐花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耶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得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滿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耶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襦無半縫。耶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以爲佳話。

批刺

康熙庚戌狀元蔡崑陽啟僉。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遺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譴歸。有題詩虎丘刺之者。曰。入洛紛紜意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蚤已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尙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間陳臥子作。

逸老堂對

茗中吳磬家饒於賞。工書博學。鼎革後絕意進取。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爲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自高。未甚韜晦。順治中官方山備兵吳興。與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鐫懸堂柱。吳走筆書曰。山川無恙。歎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煙衰碣。古道斜陽。儘悲涼人物。止剩寒鴉。臺閣重新。問蒼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瑯戈。待整頓乾坤。再來盃酒。詞旣悲壯。書復蔚跂。有怨家潛錄其語。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爲回斡。費千餘金。事乃已。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勝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太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尙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尙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勝耶。噫。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阮翁。阮翁寄詩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卽事命題。管水初一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拂水山莊

清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降清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此陳臥子所以有黑頭。己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之句也。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觀劇劇演爛柯山。悔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爲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節曰。沒竅阿沒竅。錢大惡。又錢一夕於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員領窄袖。蓋燕居之服。就料改爲。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諛亦虐矣哉。

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

清初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闌入本朝。若本

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紀文達記此事。謂名教所關。不得謂之佻薄。因引所作四庫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寧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案語至云。梟鸞異性。未可同編。又云。紆青拖紫之榮。不得與荷戟老兵。爭一紙之先後。詞嚴義正。洵足誅奸諛於既往矣。其所稱林下巨公。文達特諱言其姓字。蓋卽明降臣禮部尙書常熟錢謙益也。

吳山尊夫人贈行詩

全椒吳山尊學士。肅如先生妹婿也。肅如先生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山尊仍上計車。其夫人贈行詩曰。小語臨歧記可眞。回頭仍怕阿兄嗔。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萊第二人。山尊果以是科通籍入翰林。雖大魁讓入。猶未滿紅閨期望。然微雲夫婿。柳絮才媛。豔句流傳。亦可謂倡隨佳話矣。

汪柳門軼事

汪柳門侍郎督學粵東時。刊有能自強齋制藝。爲其舊作。文皆博大昌明。磬澈鈴圓。琅琅動聽。一時習帖括者。羣相揣摩。詎侍郎所好。乃不在此。侍郎深於六書說文之學。場中校閱。凡精於小學者。無不入彀。卽問有引用說文一二語者。亦獲甄錄。否則文雖佳。亦遭屏斥。揣摩諸人。爲之羣然喪氣云。

侍郎之逐也。諭旨謂其離間宮廷。逐回原籍。先是孝欽垂簾訓政。大權在握。德宗惟拱手受成而已。侍郎時頗獲聖眷。侍值講筵。進講之暇。偶爲上道及一二借事託諷。語爲孝欽所聞。大怒。遂遭嚴譴。

張文襄設廣雅書院

廣雅書院。爲南皮張文襄公督粵時設立。時粵中文風未盛。士皆溺於帖括。罕有留意經史者。文襄創設此院。作育人材。專聘通儒主講。復廣延諸名宿。令司分校。月課以經史詞章。傍及輿地格致算術等經世之學。課程精密。膏獎優渥。士風爲之一變。

春秋兩闌。院中高材生扶搖直上者。大不乏人。院在西城外數里。地近彩虹橋。風景清幽。花木蔥蔚。文襄公餘常命駕詣院中。與諸生論文。盤桓竟日。院有一池。未及種蓮。文襄倚欄憑眺。偶言及之。爲院中支應某員所聞。密爲佈置。文襄翌日再過。則數畝方塘。芙渠盛開。臨風搖曳。文襄訝甚。召某員至。詢其何策。某以實告。蓋池水甚淺。某預收盤蓮數百。投於池中。僅露其半。驟視之。幾疑其爲蓮塘也。文襄大笑。頗賞其黠。自文襄去任。科舉廢後。此地已改爲高等學堂矣。

龔定庵逸事

定庵在揚州時。一日於某鹽商席間。酒半行聯句之令。一商云。正是桃紅柳綠天。定庵急續云。老夫人移步出堂前。坐客大笑。此與一富商以資得某處令。到省謁巡撫。巡撫詢以事。富商拱手云。大人容稟。巡撫忍俊不禁。乃答云。聽你道來。此兩語連續之妙處。實同一機軸也。

定庵生平最嗜賭。尤愛搖攤（即壓寶）自謂能以數學占虛雉盈虛之來復。其帳頂

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數。無事輒臥於牀。仰觀帳頂。以研究其消長之機。每自鳴其賭學之精。然每戰輒北。一日揚州某鹽商家。大開宴會。名士巨賈輩畢集。酒闌於屋後花園中。作樗蒲戲。有王君者。是日適後至。見定庵獨自一人。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君趨語云。想君厭鷲。乃獨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定庵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寄其滿懷之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猶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寶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世間無豪傑之士。能假我金錢者耳。王君本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所借之資。已全數烏有。定庵怒甚。遂狂步出門以去。又云。定庵嘗自言。前身本爲天台一老僧。此僧生平一無所長。惟每日誦法華經而已。僧卒日。卽定庵生日。然定庵卻聰慧絕倫。蓋定能生慧。亦誦經之功也。定庵曾至其前生圓寂之地。有詩數首。曾爲王君書扇。集中皆未載者。王君但憶有句云。到此休論他世事。今生未

必勝前生。蓋亦自慨其半世苦修。未能出生死流。仍沈淪於三界中也。

潘文恭之幼慧

吳縣潘文恭世恩。試童子時。終日端坐。不離試席。吳縣令李逢春異之。拔置前列。因出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對韓昌黎爲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公對朱紱方來。李決公必貴。後爲狀元宰相。某公贈聯云。大富貴亦壽考。蓄道德能文章。說者謂非公莫能當此語也。

紀齊召南宗伯

天台齊息園少宗伯召南。由制科起家。乾隆癸亥。御試翰詹諸臣。題爲竹泉春雨賦。人皆不知爲御畫。宗伯作獨稱旨。特取一。擢閣學。其賦天語褒獎。卽寫入御筆畫卷之後。裝潢成軸。宗伯因賦詩紀恩云。賦比相如定不如。卻登玉軸五雲書。武皇縱歎凌雲筆。祇聽旁人誦子虛。宗伯之從兄周華。性怪誕。爲逆犯呂留良訟冤。錮刑部獄數年。乾隆元年恩赦出。至湖北爲道士。子某迹至武當山迎之以歸。年逾六

十。乖僻如故。自作詩文。畧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屢次戒之。不聽。會熊中丞以事至台。周華突出獻書。語多狂悖不經。熊據實劾奏。置周華極典。宗伯亦因是落職。

林文忠聯語

林文忠在河工時。題所居室聯云。春從天上至。水由地中行。客座聯云。蘆中人出。河上公來。贈河丞張姓聯云。乘槎直到章牛渚。載筆同游放鶴亭。切地切姓。工絕矣。

樊樊山電遞詩鐘

樊樊山全集。自以詩鐘爲最佳。樊樊山分藩江寧。蔡伯浩分巡上海。每日以第一等快電。互遞詩鐘。勾心鬪角。不下數百聯。昔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郵遞詩筒。至今傳爲美談。以視樊蔡。實乎不可及矣。

書杭世駿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於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

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慙直。未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嬾甚。或頰月不衣冠。性顧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齷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諱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

事耶。闕堂笑。乃別。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塘。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僂橋下。時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

文字之獄

滿清承有明糜爛之餘。入主中國。迨闢獻已夷。宏光被虜。天下幾乎大定。明季遺臣義士。猶多樹獨立之幟。揮魯陽之戈。舍生殉義。力圖恢復者。視他代鼎革之際。尤爲慘烈。康熙削平三藩。中原馴伏。然士大夫猶多以逸民自居。慨然存故國之思。康熙以天下初定。不得不以禮貌羅致之。故有博學鴻詞之舉。迨呂曾文字獄興。法網漸

密文人往往以疑似影響之詞。橫受誅戮。至胡中藻獄興。株連無辜。備極慘酷。自此獄興。而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繼作。御史曹一士特疏論之。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於此。則當時清庭之摧殘士氣。及官吏奉行之過當。亦可見矣。

贖命詞

吳漢槎之遠徙也。一時名人哭以送之。梅村季子之歌。尤令人熱耳酸心。不忍卒讀。後鬱伊寧古塔者二十餘載。以故人顧貞觀。百方營救放歸。及其還也。一時名人哭

以迎之。幸之深也。先是納蘭太傅當國。世子成德雅慕詞華。昵近諸時彥。顧與之遊。乘間以吳事請。世子許之。期以十年。方可爲力。顧爲泫然。因譜金縷曲二闋。寄吳。蓋傷其遇之不終。而思所以慰藉之也。成德見之。泣下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并此而三矣。不玉成此舉者。非人也。遂力言於內。而吳得生還。一時傳誦爲贖命詞云。詞如下。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團團骨肉。幾家能彀。比視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胸懷袖。其第二首曰。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添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哀歌苦語。至今讀之。淒然欲絕。文人

因以贖如絲之命宜哉。

真才子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有曰。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下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厚贈之。明年遂狀元及第。

李申耆少時博學

陽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卽絕特嚮學。初應童子試。縣令陳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詰之。先生應答如流。令曰。卽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試。卽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邑中傳爲佳話。比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恪公。旣首擢。復將先生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

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先生淹通天。學顯而博。當其英華煥發。固宜如景卿麟鳳。蚤著輝光。而當時名卿大夫。有風教之責者。一士之身。矜寵培護。至此。亦可謂難能已。

蔣茗生刺陳眉公詩

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問荆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狗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晝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茗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諛而虐矣。

煙波釣徒

康熙帝幸海昌捕魚。賜羣臣各賦詩謝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簷蓑袂平生事。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傳語云：宣煙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作的對也。

黃摩西序錢牧齋文

黃摩西云：錢蒙叟之爲人，熱中作僞，久爲論者所鄙夷。觀其點將東林，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僞得僞失，卒之進退失據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於科名，欲爲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於韓敬，再敗於溫體仁。時重邊才，巧於覬覦節鉞，欲爲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清師南下，首簽降表，不能取巧於先朝者，欲爲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聲，新主厭聞，則又巧假鄭瞿二傑師生之誼，欲爲朱序助晉梁公反唐，用心最巧，則大婚儀注，且隱師趙公子之術，以洩其無聊不平之概。不幸而黃毓麒事發，非輸珍宮掖，幾致赤族，又不幸而百年下，仍以崔浩歲史，冒頓嫚書，致名殿人表，文遭禁錮，蓋蒙叟才大而識闇，志銳而守餒，故愈巧而愈拙，然

亦因其不幸而重犯不韙。又不得志。其文乃雄奇變化。隨其一生之歷史。而自爲風氣。領袖兩朝。要無媿色。政府厲禁。而社會歡迎。聲價幾與宋之蘇黃媲美。則拙於謀身者。未嘗不巧於謀文焉。

吳梅村有難言之隱

池北偶談載吳梅村祭酒病革時。有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祭酒詞集載其病中賦賀新涼一闋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至其詩集中如弔侯朝宗。寄房師周公芮諸作。淒酸激楚。自悔偷生。隱痛沈悲。殆難言喻。蓋甲申而後。堂上健存。柴車屢徵。忍恥一出。自與虞山合肥輩貪戀富貴者。心事略有不同。

蒙古狀元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一隊夷齊下首陽

明國變後。諸生多抗節不受試者。後文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者。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詩嘲之曰。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喫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喫精光。清室退位後。大老多自託逸民。近日起用舊官僚。議起遺逸紛紛出山。殊令人追思明末之境象也。

懲矯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飲助。以清貧辭。師鬪之。某公具以

入告。上惡之。傳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儉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鬻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欸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

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記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妒恨。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獼猴祭乃成。先生曰。凡勳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於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詬之。蓋五官並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并二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妙判

蒲留仙聊齋誌異中。臙脂一則。事甚離奇。判亦敏妙。不謂二百年後。又有續者。陳鈞

堂先生康祺。以名進士出宰金匱。判龐氏東西交訟一牒。巧思綺合。幾可媲美留仙。先是龐姓延金生菊如讀書。龐素多疑。忽謂其妾周荷姑及婢銀銀與生有私。訟之公庭。先生鞠之。知爲烏有。乃當堂作判。不加思索。頃刻而成。以示堂下。咸服捷才焉。判云。照得龐某控金生一案。研究數堂。迄無確供。中葺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縲綯非其罪。肯教士也含羞。本縣觀金生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尙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某生從名閥。身襲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污污人。大約別嫌明微。欲整家門大範。爭妍妬寵。難彌婦女芳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處春帷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訓。惟憑夏楚以收威。此豸媚媮。或偶具西賓之饌。羣雌粥粥。遂疑逾東家之牆。龐某偏聽人言。恐疎閫範。嫌疑雖當自白。檢防未免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衆口雷同。兩心冰釋。炎涼異姓。荷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冶。主賓未洽。別聘名師。妾婢無辜。仍

還舊主。門楣善保。子孫必可興。昌屋漏稍虧。神鬼豈能宥。偷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開閣放姬。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修明史

修纂明史之初。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師。主其事。時萬老。兩目漸廢。而胸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敏捷。晝則徵逐文酒。夜則晉接津要。更闌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牀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則據紙疾書。筆不停揮。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二人者。一瞽其目。一熱其中。蓋相得益彰也。

杭董浦負謝山於死後

徐先生煙嶼樓文。集有記杭董浦一篇。節錄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爲最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間言也。既而謝山膺

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餽時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細載湖州筆數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遺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堇浦。堇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樛庵。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乞之銘墓。堇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鮭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不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己作者六七篇。於是知堇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旣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樛菴。始恍然大悟。其後樛菴弟子。有鈔鮭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樛菴見之大怒。乃手記堇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樛菴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堇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攷据論辨之作。頗與鮭埼相

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啼矣。

杭世駿逸事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於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已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爲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

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蔡乃煌以詩鐘得缺

光緒末年。張南皮雖領軍機。然事事推項城專主。項城亦視以老輩。趨奉唯謹。張以無事。日集賓僚。以詩鐘自娛。一時名流若樊增祥。易順鼎等。爭趨侍焉。蔡乃煌。粵人。初入賞爲湖南道員。繼隨錫良入蜀。張南皮入軍機。則挾金入都。希大用。一日南皮集項城及其他幕僚爲詩鐘。慶親王奕劻在焉。南皮特拈較斷二字。蔡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時瞿鴻禨方罷職。岑春煊亦謝病。詩下句指袁張交歡。上句卽影射瞿岑。故慶袁張皆大悅。卽日擢放蘇松太道。後蔡以忤載澤去職。民軍起義。蔡復來京。希起用。袁氏鄙其爲人。頗不理之。一日蔡復集客爲詩鐘。拈申鑑二字。客曰。今時未必能申鑿。往事眞堪作鑑龜。蔡失色不語。翌日僕被去京。覆觀兩事。誠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

科舉時代之苦況

科舉八股之弊。至明迄清。坑陷天下聰明材力之士。幾六百年。清季廢科舉。士人始脫離苦海。現今名公學士。大抵皆此中過來人。談之猶爲色變。數十年後。士咸由學校出。承學術思想變遷之餘。優游自得。此中甘苦。如天寶遺事。恐無人復能話及者。余就見聞所及。略述數章。他年編吾國近世文學史者。亦儒林中一段傷心歷史也。科舉時代。童子試尤慘無人理。院試入場之時。使差役遍身搜索。如罪犯入監獄。然作俑者欲藉此以拔取真才。其後愈趨愈下。搜索愈嚴。弊竇愈甚。於是變爲發草案。當堂提覆。年長者始有戒心焉。當草案有名之時。必多方修飾。恨無返老還童之法。某生年近五旬。拔取草案。恐覆試擯斥。遂去其鬚。而覆試之擯斥如故也。友人改唐人詩以嘲之。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未改嘴毛摧。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兒從何處來。

童子應縣試。分已冠未冠。其實皆童子也。已冠之題目。多割文裂義。必欲窘作者之心思。塞作者之耳目。使之不成一字而後快。未冠題目稍爲平易。所考十五歲以下

之童子。稍長。皆不得與焉。然應試者。每避難而趨易。雖中年以上。亦樂就未冠。久試不第者。尤甚。有某叟。年五十餘。應縣試。考三十次。尙考未冠。自題七絕云。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

科舉未廢以前。每屆大比。士子入場。凡書籍被褥及造飯汲水各器具。均須攜以自隨。負載者纍纍。直囚犯之不若。完卷出場。臥未貼席。而唱名之聲。又復徹耳。無異綈騎傳呼。不容稍留者。乘輿而往。輿盡而返。如是者三。昔人云。士子鑿戰三場。非有龍馬精神。驢羸筋骨。頓蠖呆氣。囊駝毅力。不可。其尤慘無人理者。莫若科歲試。迫之以功令。監之以吏卒。促之以時刻。虐之以搜索。困之以飢渴。於是咸視文場爲畏途。每屆考期。咸有戒心焉。有姓齊名升甫者。年近知非。童子軍中。歷二十餘戰。每戰輒北。自是敗軍之將。談虎色變矣。一日偕其同志六人。聚飲於禪院。齊首坐。六人者。晉文陣羸卒。怯於戰者也。酒方酣。忽有走而呼者。曰。某宗師以某日按臨各屬。衆大驚。紛紛下席。竄走一空。惟齊某不爲動也。衆趨避他室。俟齊至。決議應付之策。久之不至。

衆往窺之。見齊蹲坐如故。問之無言。呼之不應。趨前牽其衣。則隨手而僵。蓋齊遽受驚。神魂飛越。已赴兜率宮矣。六人哭之哀。有輓聯云。曲譜陽關。偏弄得三疊聲。酸怕聽煞尾。魂招禪院。最痛是一生命苦。只剩光頭。

又某生赴試。有友人拈小令以嘲之云。轎夫小狗才。無端擡個學臺來。嚇得我靈魂兒飛在九霄雲外。願來生我做轎夫。你做秀才。我也擡個學臺來。看你魂兒在不在。某生聞之不懌曰。僕雖不才。何至倉皇失措。如某所云耶。及揭曉。被嘲而歸。途中以詩自嘲云。恭賀先生命運通。餞行侑酒鼓東東。臨場常想天開眼。索句翻思地有窿。筆掃千人軍盡墨。礮轟三響淚流紅。傷心傍晚歸家日。悄悄無言餓火攻。

蒲松齡科舉談

聊齋誌王子安篇。論科舉苦況。尤爲淋漓盡致。實寫儒林地獄變相圖也。蒲松齡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恹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

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繫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鉗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卽以墨卷爲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

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弻中彪外者也。按墨卷以咸同及光緒初年爲最劣。庸腐板呆。毫無生趣。殆強半爲天地乃宇宙之乾坤之類也。余曾見此種墨卷多本。乃信所記非虛矣。

割裂題

鮑覺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曰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爲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說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穀棘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語亦徒然。實在須將實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腳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恹。(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

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眞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夔水）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眞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張船山善謔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爍八塊。可爲噴飯。

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弻中彪外者也。按墨卷以咸同及光緒初年爲最劣。庸腐板呆。毫無生趣。殆強半爲天地乃宇宙之乾坤之類也。余曾見此種墨卷多本。乃信所記非虛矣。

割裂題

鮑覺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日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爲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說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穀棘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語亦徒然。實在須將實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腳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恹。(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

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眞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眞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張船山善謔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爍八塊。可爲噴飯。

清代軼聞 卷五

清代軼聞卷五終

中華書局發行

商界人人

必備之書

商業指南

洋裝一册

定價九角

商界應用文件種類極多。向少專書。可資模仿。特輯此書。以供廠店之應用。並輸進商業上之知識。無論工商士紳。均不可不購置一編。用作商業學校課本。或商店夥友學生自修。尤極相宜。特色如下。

(一)採輯各種文件。悉依據最新所頒各種商事法令。既切時用。又合程式。(二)內容分稟函、說帖、契據、約券、票單、條書、表招貼、簿記等十四門。計百數十種。分類詳列。毫無遺漏。(三)遇文件有疑義者。或條件上習慣上有關係者。概加說明。俾閱者既得有所根據。並可多長見識。(四)關於商事法令。如公司條例、註冊規則等。均附屬每類之後。其應貼印花稅之件。則於說明之後。詳誌其貼用之種類數目。極便查考。

45

